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寻踪觅迹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蓝星
黄牙
族长
巫医
虎掌
副族长
雷族
沙爪
武士
学徒
炭爪
黑条
长尾
火心
灰条
蕨爪

高星
夜星
钩星
族长
族长
族长
风族
影族
河族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寻踪觅迹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目 录

第一章　久别重逢的姐弟 / 1
第二章　落水之缘 / 7
第三章　学徒评估 / 15
第四章　神出鬼没的灰条 / 22
第五章　秘密约会 / 29
第六章　疫情降临 / 33
第七章　林中的尖叫声 / 38
第八章　祸不单行 / 44
第九章　漫漫秃叶季 / 50
第十章　突袭准备 / 60

第一章　久别重逢的姐弟

满脑子都是姐姐的身影，火心一觉睡到天亮。他走出巢穴，希望新一天的日程安排能够分散他的注意力。又是一个冰冷、霜冻的早晨。白风和长尾正在营门口等候，准备外出巡逻。鼠毛走过去加入巡逻队中，朝火心热情地打招呼。白风呼唤沙爪的名字，只见后者从巢穴里出来，在巡逻队走出营门的时候赶了上去。这个场面火心早已看过许多次，但是当巡逻队走进早晨充满清新空气的森林里时，他竟然头一回没有产生加入进去的冲动。

他走过空地，想去看看炭爪是否也醒了。纹脸正从育婴室里出来，后面跟着一只全身长满斑纹的幼崽，然后又出来一只。第三只则跌跌撞撞地走着，刚一出来就摔倒在地上，这只幼崽的毛为浅灰色，和其他两只一样上面长着深灰色的斑纹。

纹脸将他叼起后轻柔地扶他站稳。她那温柔的动作一下子又使火心回想起昨晚的梦。他的妈妈一定也曾这般对待他。他知道纹脸的第四个孩子刚出生便夭折了，因此她对其余幸存的幼崽更加呵护备至。

看到族里其他猫能享受到的东西而他却享受不到，火心顿时感到妒火中烧——就因为他们是族生猫吗？一直以来火心都以自己对族群的忠诚而自豪，这个族群收留了他，并给了他做宠物猫时从不知道的生活。现在，他仍然对雷族忠心耿耿，甚至可以为了保卫族群不惜献出生命。但谁都不理解或是尊重他的出身。火心敢肯定，昨天他遇到的那只母猫一定能理解他。带着极度的渴望，他想知道他们可能会有什么共同的回忆。

火心听到身后传来灰条沉重的脚步声，他转过头向灰条打了个招呼，触了触他的鼻子，问："你今天能帮我带一下炭爪吗？"

灰条好奇地看着他："为什么？"

"哦，没什么大事。"火心尽可能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只是想去探查昨天看到的一些事。看紧炭爪，她可不怎么听话。别让她离开你的视线，否则

她就会到处瞎跑乱闯。”

灰条被逗得猫须直颤：“听起来她是个淘气鬼呀！蕨爪在这方面还挺乖，每做一件事之前他都会考虑清楚。”

“谢谢你，灰条！”火心趁他的朋友还没有想起询问他的去向，急忙朝营门口跑去。

走出树林，两脚兽地盘便赫然在望。火心俯下身体，张开嘴呼吸早晨冰凉的空气。没有雷族巡逻队出没的迹象，也没有两脚兽的气味。他稍感放心。

慢慢接近两脚兽的围栏，他看见的那只母猫就是从那里消失的。他在围栏下停留片刻，四处张望着又嗅了嗅空气。然后他轻轻一跳就跃上了围栏的立柱。两脚兽的花园里空荡荡的，只有芳香四溢的花草。

火心感到站在立柱上太过暴露。头顶处不高的地方悬着一棵树的枝杈。虽然树枝上的叶子都已经凋落，但更隐蔽些。他悄悄攀住枝头爬了上去，趴在树枝上等待。

两脚兽地盘的入口处有一个门帘来回摆动。火心还是幼崽的时候曾见过类似的门帘。他盯着门帘，盼望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姐姐。太阳缓缓升上天空，但火心却开始感觉寒冷。阴冷潮湿的树枝正在抽走他身上的热量。也许两脚兽把姐姐关起来了，毕竟她快要分娩了。火心舔了舔爪子，拿不定主意是否该返回营地。

突然，他听到啪嗒一声响。抬眼望去，火心看见姐姐顶开门帘出来了。火心强忍住跳进花园的冲动。有了昨天的经验，他知道自己贸然出现会吓坏姐姐的。现在他闻起来就像一只森林里的野猫，而不是友善的宠物猫。

火心等姐姐走到草地尽头，他爬到树枝末端从上面溜到围栏上，然后悄悄跳进围栏下的灌木丛里。那只母猫身上散发出的气味使他又回想起梦里的情景。

他怎样才能在不惊吓姐姐的同时引起她的注意呢？他在脑海里拼命搜索，试图回忆起姐姐的名字，但他只记得自己做宠物猫时的名字。火心在灌木丛里轻轻唤道：“是我，拉斯特！”

那只母猫刹住脚步向四周张望。火心深吸口气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

只见她吓得睁大眼睛。火心知道自己现在是一副什么模样——精瘦、粗野，身上散发着浓烈的丛林气味。那只母猫竖起颈部的毛，嘴里发出凶狠的低嘶。火心心里不由得佩服姐姐的勇气。

突然姐姐的名字在他脑海里闪过："公主！是我，拉斯特，你的弟弟啊！还记得我吗？"

公主仍很紧张。火心猜测她肯定很奇怪这只陌生的猫怎么会知道这些名字。他伏在地上，做出温驯的样子。看到姐姐脸上的表情从恐惧渐渐转为好奇，火心感到了一线希望。

公主戒备地睁大眼睛，嗅了嗅空气说："拉斯特？"火心小心翼翼地向前迈出一小步。公主没有反应，于是火心慢慢走上前。他的姐姐仍然站在原地没有动，火心一直走到她面前。

她说："你闻起来不像拉斯特。"

"我不再和两脚兽们一起住了，我和森林里的雷族生活在一起，现在我身上的气

味就是雷族的。”火心回想起自己当初在树林里遇见灰爪之前对此也是一无所知，猛然醒悟：她很可能从没有听说过这些族群。

公主伸过鼻子在他的脸上摩擦了几下，半是自言自语地说：“但你身上仍有我们妈妈的气味。”听了她的话，火心感到很高兴。公主眯起眼睛，贴平耳朵，将信将疑地问：“你从哪里来？”

火心解释道：“我昨天在树林里见到你了。我必须来和你谈谈。”

“为什么？”

火心惊讶地看着她说：“因为你是我姐姐呀。”她会这么认为吗？

公主仔细端详了他好一会儿，让火心放心的是，她脸上戒备的神情渐渐消失了。她批评道：“你可真瘦。”

火心回答：“也许比宠物猫瘦些，但对于一只族群……一只森林猫来说，不算瘦了。昨晚我梦到你的气味了，还有兄弟姐妹和妈妈。”火心顿了顿问道：“我们的妈妈在哪里？”

公主回答说：“她仍和她的主人住在一起。”

“那么……”

公主猜到他要说什么。“你是想问我们的兄弟姐妹怎么样吗？他们大部分都住在附近，我时不时能在他们的花园里见到他们。”她说。

他们俩默默无言地坐着，然后火心问：“你还记得妈妈篮子里那张柔软的床垫吗？”想到自己这么向往宠物猫的柔弱生活，火心感到很是惭愧。公主说：“哦，记得。希望我在生孩子的时候也能有那么一张床垫。”

火心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能够自由地谈论儿时的回忆，这种感觉真棒。

“你第一次产崽吗？”

公主点点头，眼里充满了迷茫。火心感到很同情。虽然他们同龄，但在他面前公主似乎显得年幼无知。火心想起纹脸产崽时的情景：“不会有事的。看起来你的主人对你不错啊，我敢保证你的孩子们将会健康平安的。”

公主走近他，轻轻地摩擦他的腹侧。火心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那些族生猫们必定已习以为常，那就是亲情，一种血缘关系的纽带。

突然，火心想告诉姐姐他现在的生活：“你知道族群的事吗？”

公主看着他，感觉十分神秘："你刚才提到什么雷族？"

火心点点头，快速地说："一共有四大族群。在族群里，我们彼此照顾。年轻的猫为年老的猫捕食，武士们保卫领地免遭其他族群的掠夺。在整个绿叶季，我一直在接受训练以成为一名武士。现在我都收学徒了。"

看着公主发怔的表情，火心知道她并没有听懂他说的事情，但在火心说话的过程中她一直饶有兴趣地听着。

她怯生生地说："听起来你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这时屋内传出两脚兽的呼唤。火心立刻钻进附近的灌木丛里。

公主说："我该走了。如果我不回去，它们会担心的。而且还有好几张嘴等待我去喂养。我能感觉到他们在我的肚子里动呢。"她目光温柔地看着自己鼓胀的肚子。

火心从灌木丛里朝外看着她说："走吧，反正我也该回去了。我还会来看你的。"

"那太好了！"她朝两脚兽的巢穴走着，回过头喊，"再见！"

火心喊："很快就会见面的。"他目送姐姐走到屋门前，顶开门帘进去。

花园里再度陷入寂静。火心穿过灌木丛走到围栏下，轻轻一跳，跃过围栏，然后跑进森林。一路上，他的脑海里都是对幼年时光的回忆，忽然间，四周森林的气味使他回到现实。

火心在沟边停下脚步，朝下俯视着雷族的营地。他还没有做好回去的心理准备，就这么贸然进去肯定会让其他猫觉得奇怪。他想：我去打些猎物吧，炭爪和灰条多待一会儿不会有什么事，而族群也需要更多的猎物。他转过身，又重新奔回森林。

当他最终回到营地时，叼着一只水老鼠和一只鸽子。天渐渐黑了下来，族群里的众猫正聚在一起吃晚餐。灰条捧着一只燕雀独自坐在荨麻丛旁。火心朝他点点头，经过空地走向高高堆起的猎物堆。

虎掌正眯着眼睛坐在高岩下，看到火心将猎物放在猎物堆里，说："我注意到炭爪一整天都和灰条在一起。你去哪里了？"

火心心里直打鼓，他对视着虎掌的目光说："今天看起来很适合狩猎，这么好的天可不能浪费了。族里需要尽可能多的猎物。"

虎掌将信将疑地点点头说："是的，但我们也需要武士，训练炭爪是你的责任。"

火心低下头说："我懂了，虎掌。明天我就带她出去。"

"很好。"虎掌转过头去巡视营地。火心叼起一只老鼠走到灰条身边。

灰条心不在焉地问："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了？"

"是的。"看着灰条痛苦的目光，火心感到一阵悲伤，"你又在想河族的那名武士？"

灰条平静地回答："我尽力不去想。但我独处的时候总忍不住想起那个预言——有猫枉死，说我们会有麻烦。"

火心把他的老鼠推到灰条面前，打断他的话说："给你。那只燕雀看起来还没有长大，反正我也不饿。想交换吗？"灰条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两个朋友相互交换猎物开始吃了起来。

火心一边嘎吱作响地咀嚼燕雀，一边瞅着空地。沙爪和尘爪坐在巢穴外面。尘爪正忙活着撕开一只兔子。火心发现沙爪在看自己时，她却移开了目光。

炭爪躺在那棵老树墩旁边，火心做学徒时便曾在那里用餐。她正兴高采烈地和蕨爪聊天，后者的头时不时一起一伏地从一只麻雀身上拔去羽毛。看到这两只年幼的猫——姐姐和弟弟——闲适地趴在一起聊天，火心又想起了公主。族群生活中这些熟悉的一幕幕景象第一次让他感到不舒服。虽然他在返回营地前曾仔细地舔去身上残留的姐姐的气味，但直到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下，他的鼻孔里仍存留着那股气味。他虽然找回了曾经失去的亲密关系，但那种模糊不清、难以言状的孤独感已经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难道他和公主共享的那段难忘的回忆比自己对族群的忠诚还要珍贵吗？

第二章　落水之缘

火心感到在微弱的曙光下自己火一般的毛在发光发热，于是对灰条说："又是一个大晴天！"多亏了好天气，最近他几乎每天都利用巡逻、狩猎和训练的空隙偷偷溜去看公主。现在，他正和自己的好朋友灰条前往沙坑为炭爪和蕨爪上课。

灰条说："希望落叶季每天都有这样的好天气。"火心知道长着厚毛的灰条多么讨厌雨天，因为厚毛淋湿后会贴在他的身上，火心的毛都干透了，他的毛却还湿漉漉的。

两名武士来到沙坑边，看见炭爪正在踢一堆结霜的树叶。树叶被踢得乱飞，炭爪跳起来一个滚打过去抓住一片将要落地的叶子。

火心和灰条对视一眼，均感好笑。

灰条说："至少炭爪已经为今天的日程安排做好热身准备了。"

蕨爪跳起身，睁大眼睛抬头看着老师说："早上好，灰条。今天有什么安排？"

灰条告诉他："上狩猎课。"他和火心先后走进沙坑。

炭爪冲过来问："去哪儿？捉什么？"

火心被她的激情所感染，回答说："我们去太阳石，能捉什么就捉什么。"

炭爪大声嚷嚷道："我要捉水老鼠。我还没有尝过水老鼠的滋味呢。"

灰条提醒道："今天我们捕到的猎物要先给长老们带回去。但是我敢肯定，如果你乖乖地向他们提出要求，他们将很乐意和你共同分享。"

炭爪说："那好吧。去太阳石怎么走？"说着，她跳上沙坑，一头扎进树林里。

"这边！"火心说着，跳上沙坑相反的一边。

"好的。"炭爪奔回沙坑，赶上火心，落叶被她踢得四处飞舞。

灰条跳起来抓住飘过头顶的一片叶子，将它按在地上，嘴里发出满意的

呜呜声。看见蕨爪在看自己，灰条连忙说："哦，决不放过任何练习狩猎技巧的机会。"

四只猫沿着老路来到太阳石。太阳高挂在天上，在他们面前，一道石坡从松软的土地里拱出，坡面上密密麻麻布满了裂纹。习惯了森林里阴暗环境的他们，突然面对这块反射出耀眼阳光的大石头，不得不眯起眼睛。

火心眨眨眼睛，宣布说："这里就是太阳石。来吧！"

炭爪跟在他后面走上石坡说："哇！这感觉真棒！"火心知道她说得没错。走过森林里冰冷的地面，再在石坡上走走，便感到一种舒适的暖意。

他们爬上石坡休息，石坡的另一面陡峭得多。石坡边是从高地上流下的那条河流，也是河族的边界。这条河在太阳石这里打个转后，便蜿蜒伸入河族的领地。火心想听听轻柔的潺潺流水声，但却什么也听不到——也许干旱过后这条河变浅了。

火心舒展开身体，身下的石头暖洋洋的，太阳照在身上也是暖洋洋的，他舒服得只想大喊。他闭上眼睛，能够躺在这里使他十分骄傲。世世代代的雷族猫们曾在这里取暖，也曾为了保卫这块地方而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战斗。

灰条躺在他身旁，对两名学徒说："快来呀，趁着晴天晒晒太阳，往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挨冻呢。"两名学徒躺在老师的身旁，感受着渐渐透入皮毛的温暖，嘴里发出呜呜声。

蕨爪问："这里就是红尾牺牲的地方吗？"

火心谨慎地回答："是的。"

炭爪直起脖子问："虎掌也是在这里杀了橡心为他报仇的吗？"

火心的毛蓼起来，他想起乌爪对于那次战斗的描述——红尾对橡心的死负有责任，而虎掌则杀了本族的副族长红尾。火心撇开这些令他心神不宁的想法，简单回答说："就是这个地方。"两名学徒均不再作声，只是害怕地朝坡下望去。

突然，火心听到一个声音。他竖起耳朵，小声问："嘘，你们听到什么了吗？"

两名学徒直愣愣地竖起耳朵。

蕨爪小声说："我听到扒东西的声音。"

灰条小声说："也许是一只水老鼠。你们能听出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吗？"

"那边！"炭爪说着跳起身。只听那个扒东西的声音越来越激烈，然后突然就消失了。

火心说："我想它听到你的声音了。"炭爪像只落秧的茄子，一下子蔫了。蕨爪被姐姐失落的样子逗得咯咯直乐。

灰条说："没关系，现在你知道缓慢匍匐的好处了吧，捉水老鼠时尤其要注意。它们的行动太敏捷了！"

火心提出忠告："老老实实坐在那里认真听。下次再听到什么情况，先搞清楚方位然后再慢慢接近。老鼠连你身上的毛发出的簌簌声都能听见，因此要让它们以为那是风从石缝间吹过的声音。"

他们静静坐在那里，谁都不敢再轻举妄动，直到那个扒东西的声音再度响起。火心站起身，竖着耳朵悄悄爬了过去，每一步都轻轻落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一条石缝边停住。那个扒东西的声音还在响。火心扑上前，伸出前爪朝里面一抄，将躲在暗处的一只胖水老鼠抓出来用力甩到石坡上。那只水老鼠吱吱尖叫，落在地上被摔得直发蒙，火心上前迅速结束了它的性命。

炭爪大喊："哇呜！我也要试试！"

灰条说："别着急，还有很多机会呢。现在我们回森林里去吧。"

炭爪抗议道："我们不再捉点儿别的东西吗？"

火心说："你听到那只水老鼠的尖叫声了吗？"炭爪点点头。火心告诉

她："那么附近其他的动物也都听见了，猎物们会暂时躲避起来。我应当在它发出声响之前就杀掉它。"

灰条乐得猫须直颤："我可一句话都没有说。"

火心叼起那只水老鼠，和其他猫一起走下石坡朝森林里走去。虽然现在是中午，但在太阳石上享受过阳光的温暖之后，走在森林里仍觉得冷。火心闻了闻河族边界处新留下的气味标记。他们面前是一段坡度平缓的河岸。

一片落叶从蕨爪面前飘落，他立刻跳起来捉住，高兴得不得了。

灰条说："干得漂亮！捉水老鼠对你来说不成问题了！"蕨爪听后更加高兴了。

炭爪说："那一下真厉害，蕨爪！"她用鼻子顶了顶弟弟的肩膀，然后望着河岸。

火心嘴里衔着水老鼠含糊不清地说："今天的河面很平静。"

炭爪兴奋地说："那是河水结冰的缘故。我能隔着树林看见！"

火心放下水老鼠，望着长满树木的河岸说："结冰了？全冻住了吗？"河的表面白蒙蒙一片，看不到河水流动。炭爪说得对吗？火心有些激动。他从未见过河面结冰的景象。

炭爪问："我们能去看看吗？"不等火心回答，她便跨过河族的边界朝那条小河跑去。看见炭爪跑进河族的领地，火心的兴奋立刻变为了恐惧。他不能大声唤她回来——这样会引起附近的河族巡逻队的注意。但他必须拦住她。于是火心一路狂奔追赶炭爪，灰条和蕨爪紧随其后。

他们在河边追上炭爪。只见除了小河中心以外，河面几乎完全冻住了。河水从两边冰岸间急速流过。火心想起掉进峡谷的白掌，不由打了个寒战。他正要招呼大家回去，这时灰条的耳朵突然竖了起来。

灰条一声低呼："水老鼠。"一只小水老鼠正沿着河岸在冰面上爬行。

火心瞅了一眼炭爪和蕨爪，担心他们去捉那只小不点儿，但两名学徒都没有动。火心刚放下心，突然看见灰条冲上冰面去捉那只水老鼠，他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

火心急忙喊："回来！"

太晚了。灰条脚下的冰面咔嚓一声裂开了，他一声惊呼掉进河里。只见

灰条在河水里疯狂地挣扎着，不久就沉进冰冷的河里。

蕨爪吓坏了，呆呆地看着河水，炭爪则发出绝望的号叫。火心没有制止她，因为自己也吓得不知所措，怔怔地看着他的朋友沉进河里。火心冲上冰面，脚下又冷又滑，根本迈不开脚步，随后又跳回到岸上，他的心被恐惧攥得紧紧的。接着，他看见较远处的河面上浮出一颗湿漉漉的灰脑袋，他心里略微放松了一点儿。

但紧接着，他看见灰条在河水里一沉一浮地被冲着走，便又紧张起来。他几次想跳进河里救出灰条，但对汹涌的河流本能的惧怕，使他只能在河岸边急得直跺脚。虽然他沿着河岸追赶灰条，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灰条被河水冲得越来越远。

忽然，火心听到河对岸传来一声吼叫，于是他站住脚步，接着，就看见一只身材苗条的银灰色虎斑猫跳上冰面，她在冰面上步履轻盈，抢在灰条的下游处钻进河水里。令火心吃惊的是，那只猫的力气极大，在冰冷的水里划动四肢竟然抵消了河水的冲力，没有被河流冲走。等到灰条被河水冲到身边的时候，那只虎斑猫张嘴咬住了灰条颈背处的皮毛。

但令火心害怕的是，灰条身体很重，连那只虎斑猫也被他带得沉入水里。于是火心又迈开步伐追赶，眼睛紧盯河面。他们在哪里？片刻之后，一颗银灰色的脑袋浮出水面。只见那只虎斑猫拖着灰条在河水中逆流而上。火心简直不敢相信那么一只苗条的猫竟能拖动灰条笨重

的身躯。那只虎斑猫伸出前爪抓住火心这边的冰面，因为嘴里咬着灰条的皮毛，所以脖子伸得很长，样子极其狼狈。她费尽力气先爬上冰面，灰条仍泡在水里，被河水冲得打转，但那只虎斑猫咬得很牢。

火心从岸上爬下来，一步一滑地走到那只虎斑猫的身边。他探出身子咬住灰条的皮毛，两只猫合力将灰条从河里拖上岸。

上岸后，火心连忙检查灰条是否仍有呼吸。当看到灰条的腹部一起一伏时，他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灰条一阵咳嗽，吐出一口河水之后，安静地躺在那里。

火心急切地唤道："灰条！"

灰条喘着粗气说："我没事。"他说起话来虽然上气不接下气，但显然已无大碍。

火心叹了口气坐下来，这时才抬眼看那只虎斑猫。她身上散发出河族的气味。由于见识过她的游泳技能，所以火心并不感到惊讶。那只虎斑猫冷冷地和他对视着，抖了抖身上的水，坐下来大口喘着气。她的皮毛就好像是鸭毛做的，根本不沾水。

灰条转过头看着他的大救星，声音沙哑地说："多谢。"

她两耳贴平，开口骂道："你这蠢货，在我们的领地里干什么？"

灰条回答："你是指我落水这件事吗？"

那只银灰色的虎斑猫双耳动了动，火心看见她眼里含着笑意。

"你就不能在你们的领地里落水吗？"

灰条猫须颤抖，粗着嗓门说："哈，可以是可以，但谁去救我呀？"

火心听见身后响起轻微的喵喵叫声，他转过头看见炭爪远远地趴在一簇草丛上，于是他问："蕨爪呢？"

炭爪用鼻子指了指方向，回答说："马上就到。"这时她的兄弟正神情慌张地沿着河岸赶来。

火心叹了口气，转头对朋友说："听着，灰条，我们得离开这儿了。"

"我知道。"灰条撑起身体转头对那只银灰色虎斑猫说，"再次感谢。"

她和善地低下头，小声说："快点儿，现在就走。"她扭头看了看说："如果我父亲知道我救了一个雷族的入侵者，会把我撕碎给幼崽当窝铺的！"

灰条开玩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呀？"

那只虎斑猫移开目光，说："出于本能吧。我不忍心看着任何猫淹死。快走吧！"

火心站起来说："多谢相救。如果他淹死了，我会很想念这个毛球的。"说着他顶了顶灰条。灰条还没来得及抖去身上的水，害得火心的毛也沾湿了。"快点儿呀，我们回营地吧。你都快冻僵了！"

灰条说："好了，这就走！"但在爬上坡岸前，他转身对那只银灰色母猫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灰条。"

"银溪。"她回答着，游向河对岸。

火心和灰条带着学徒们穿过蕨丛，朝河族的边界处走去。火心注意到灰条不止一次地回头眺望。

炭爪也注意到了。这只小灰猫抬头看着灰条，眼里闪过顽皮的神色："多漂亮的河族猫呀！"

灰条开玩笑装着要打她的头，炭爪连忙跑到前面躲开了。

火心大声呵斥道："别乱跑！"他们仍然身处河族的领地里。他生气地瞪了炭爪一眼，炭爪只得乖乖停住脚步。如果不是她，他们根本不会到这里来，而灰条也就不会差点儿淹死了。火心看着浑身湿淋淋的灰条。尽管灰条费了好大的力气抖身上的水，他身上仍旧往下滴水，猫须都结冰了。

火心加快脚步，问他："你没事吧？"

灰条冻得牙齿直打架，回答说："很……很……很好！"

炭爪跟上火心的步伐，小声说："对不起。"

火心叹了口气说："这也不能全怪你。"他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他们该怎么向族群解释呢？不仅没有为长老们捉到猎物，灰条还搞成了落汤鸡。现在再回头取那只水老鼠都已经来不及了。一想到差点儿失去自己最好的朋友，火心就感到不寒而栗。星族保佑，让银溪及时赶到，救了灰条。

走在后面的蕨爪若有所思地说："沙坑边的那条小溪里仍有水。"

火心还在闷闷不乐地想事情，一时没有回过神，问道："什么？"

蕨爪继续说："大伙儿很可能以为灰条掉进沙坑边的那条小溪了。"

炭爪补充道："我们就说他在给我们演示怎样捉鱼。"

火心说："我可不敢确保大伙儿能相信灰条在这种天气故意弄湿自己。"

灰条故态复萌，说："唔，我可不希望大伙儿知道我竟然被一只河族猫给救了！并且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又去河族的领地里了。"

火心点点头说："走吧。剩下的路我们得跑起来前进了，灰条还能热热身。"

四只猫穿过河族的边界，经过太阳石。当他们回到营地入口处时，太阳已经落下了枝头。

灰条的毛稍微干了一些，但须子和尾巴上还都挂着冰珠。

火心率先穿过金雀花通道，刚走进营地便见虎掌正坐在空地里望着他们，他心里一沉。

虎掌锐利的目光盯着火心问："没有捉到猎物吗？我还以为你们带这两名学徒出去学习狩猎了。灰条，你身上湿漉漉的，一定是掉进河里了。"他鼻翼翕动着，忽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别告诉我，你们又去河族的领地里了！"

第三章　学徒评估

火心抬起头正要说话，但炭爪偷偷撞了他一下，示意他先别出声。她大胆地抬头看着虎掌说："这都是我的错，虎掌。我们原本在沙坑旁那条小溪的冰面上狩猎，就连溪里的那个深潭上面也冻住了。我滑了一跤，灰条过来扶我，但冰面还不够厚，于是他就掉进水里了。"虎掌死死盯着她那双明亮、清澈的眼睛。她又补充说："那里真的很深。要不是火心上去拽他，他根本就上不来。"

火心想起他满怀恐惧地眼睁睁看着灰条消失在水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虎掌点了点头，看看灰条说："趁着还没有冻死，你最好去黄牙那里看看。"他站起身走开了。火心长长舒了口气。

尽管一路跑回营地，但灰条并没有感觉到暖和些，因此他直接奔向黄牙的巫医巢穴。蕨爪看了炭爪一眼，疲惫地耷拉着尾巴走回巢穴。

火心看着炭爪，好奇地问："你一点儿都不害怕虎掌吗？"

炭爪回答说："为什么要害怕？他是一名伟大的武士，我崇拜他。"

是呀，为什么不该崇拜他呢？火心想。他努力装作一副老师的模样斥责说："你很会说谎呀。"

炭爪说："哦，我也不想的。我只是觉得刚才说出事实对我们没什么帮助。"

火心点头同意她的想法。他缓缓地抖了抖脑袋，说："去暖暖身子吧。"

"是，火心！"

炭爪低下头，转身走回巢穴。

火心朝武士巢穴走去，想到炭爪脱口就能编造出个理由来解释灰条落水的事情，心里不由得暗暗担心。但他也相信炭爪是一只心地善良的猫。他不由得想起了另一只好猫——乌爪。他说的那个关于虎掌杀害红尾的故事只是随口编造的吗？火心抖了抖脑袋，想抛开这些想法。在乌爪告诉火心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一直在忍受着恐惧的折磨。很显然，乌爪说的应该是实情。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事情吓得他离开雷族呢？

火心挑了一只猎物走到荨麻堆旁，坐下来边吃边想。炭爪提到虎掌时的那种崇拜的语气使他很忧心，似乎只有他怀疑雷族的副族长图谋不轨。蓝星对虎掌的看法显然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她一如既往地信任他、尊重他。火心沮丧地吞下一口猎物。

一个很响的喷嚏声引得火心抬起头看，只见灰条正朝他走来。

灰条带着浓烈的药草味儿走到火心身边，火心问他："你怎么样？"

灰条重重地坐下来开始咳嗽。

火心将一只鸽子和一只水老鼠推到他面前说："我给你留了点儿猎物。"

灰条鼻音很重地说："黄牙说我必须待在营地，她说我受凉了。"

"这不奇怪，她给你吃了什么药？"

"小白菊和薰衣草。"灰条趴在地上开始撕扯那只鸽子。"这个就够了。"他小声说，"我不太饿。"

火心惊讶地看着他的这位朋友，他从没想到这种话会从灰条的嘴里冒出来。他问："真的不饿？这里有很多猎物呀。"

灰条埋头吃着没有回答。

火心重复了一句："真的不饿？"

灰条恍恍惚惚地看了火心一眼，说："什么？哦，是的。"

他一定是烧糊涂了，火心想。他摇了摇头。唔，至少灰条还活着，多亏了那只河族猫。

几天后，火心醒来发现落叶季的第一场雾下来了。他走出巢穴，几乎看不见空地的另一边。他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冲他走来，然后就看见鼠毛从雾

里现出身形。

她说："虎掌要见你。"

火心回答："好的，谢谢你。"他心里很紧张，昨天他偷偷溜出去见公主了，难道虎掌注意到他了？

灰条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什么事？"他坐在火心身边又是打喷嚏又是打哈欠。

"虎掌想要见我。"火心抬起头看着灰条，开始担心他的身体，灰条早该痊愈了。"你应该再睡一会儿。昨天休息好了吗？"他问。

灰条抱怨道："又是咳嗽又是喷嚏的，根本休息不成。"

"那么，我从……"火心顿了顿，"训练课上回来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在巢穴里呢？"

灰条朝巢穴里晃了晃脑袋，说："你认为我在这里能有片刻安宁吗？一整天武士们都在进进出出！我发现了一个清静些的地方，这就是我不待在巢穴里的原因了。"

还没等火心问那个清静的地方在哪里，灰条先说："不知道虎掌想干什么？"

火心一惊，说："我最好去看看。"

大雾弥漫，他只能依稀看见虎掌和白风坐在高岩下。看到火心走来，他们停止了谈话。虎掌转头对火心大声说："到了评估炭爪和蕨爪的时候了。"

火心吃惊地问："现在吗？这两名学徒训练的时间并不长啊。"

"蓝星想看看训练的进度。特别是灰条，他一直生病无法训练蕨爪。如果蕨爪落在后面，蓝星就要给他另外指定一位老师了。"

火心愤怒地摇晃着尾巴。灰条很快就会痊愈的，将他的第一个学徒托付给别的猫，这对灰条太不公平了。他飞快地说："我每天都带着炭爪和蕨爪出去。"

虎掌看了一眼白风，点点头说："是的，但你也是头一回当老师。对你来说，教一名学徒已很吃力了，而且雷族需要的是经过全能训练的武士。"

火心苦涩地想：我知道，我只是一只宠物猫，不是一名族生的武士。他低头看着爪子，心里愤愤不平。没有谁要求他训练蕨爪，而他在两名学徒身上花费了许多心血。

虎掌继续说："带蕨爪和炭爪穿过松林，去两脚兽地盘附近狩猎。监视他们狩猎的情况，回来向我汇报。我很想知道他们能捕到多少猎物。"

白风补充道："我听说炭爪是一名满腔热情的学徒。如果她的技能和她的热情相符，今天她应该能捕到很多猎物才是。"

火心心不在焉地说："是的，没错。"虎掌的话把他的思绪给搅乱了。为什么虎掌又派他去两脚兽地盘？当初对他进行评估时，便是这条路线。虎掌看见他和一个宠物猫老朋友谈话，于是将这件事报告给蓝星，蓝星因此还质疑他对族群的忠诚。火心感到脊背上的毛开始竖立起来。难道虎掌发现自己偷偷去见公主，因此用这种方式警告自己吗？

火心扭过头用舌头仔细梳理着竖起来的毛。然后他又坐直身体，平静地提出建议说："去太阳石也能很好地测试他们的技能。那里的阳光也许还能驱散浓雾。"

虎掌大声吼道："不！早班巡逻队报告说在太阳石发现了河族的气味。他们也许又开始在那里狩猎了。"他眼里闪着怒火，龇牙咧嘴地说着："我们要先把他们赶跑后才能去那里训练。而现在，去松林评估会安全得多。"

白风点头表示同意。听到这个消息，火心感到十分不安。河族在太阳石！灰条落水那天，他们没有被敌族的巡逻队发现真是万幸呀！

虎掌继续说："至于这场雾嘛，在困难的条件下狩猎将更加有利于测试出他们的真实水平。"

火心尊敬地向两名武士低下头，说："是，虎掌，我会告诉炭爪和蕨爪的。我们立刻出发。"

当火心将评估的消息告诉两名学徒时，炭爪兴奋地翘起尾巴原地转圈："评估！你觉得我们准备好了吗？"

火心掩饰住自己的怀疑，说："当然了。一直以来你们都很努力，学起东西来又快又好。"

蕨爪问："但这场大雾会不会给狩猎增加难度呀？"

火心回答："这种天气也有其优点。"

蕨爪想了想后眼睛亮了起来，说："这种天气虽然我们很难嗅到猎物的气味，但猎物同样也很难嗅到我们的气味。"

火心同意道："非常正确。"

炭爪问："我们现在就走吗？"

"是的。但别着急，这可不是赛跑。"火心的话对炭爪简直就是白说，因为后者早已向营门口冲去。"在太阳落山前回来。"火心冲着炭爪的背影喊道。蕨爪看了看火心，轻声叹了口气后迈步追赶炭爪。

火心一路追踪着两名学徒的气味来到松林。与丛林里结了冰的地面相比，走在富有弹性的松针上，能感觉到一种奇特的柔软。在松林里，火心先是嗅到了匆匆忙忙的炭爪，接着又找到了蕨爪的气味。仅仅凭借着气味，他就能判断出这两名学徒曾在哪里奔跑、在哪里逗留甚至在哪里会合过。

没过多久，火心就找到了炭爪捕杀猎物的地点。因为在那里她的气味中又多了一道猎物的气味。接着他又发现蕨爪捉到歌鸫的地点，在那里到处散落着歌鸫的羽毛。这两名学徒收获颇丰。当他在一棵松树下的松针里找到埋在其中的猎物时，更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猎物是炭爪埋在这里的，以便她返回时取走。看着自己学徒的工作成果，火心感到很骄傲。炭爪向两脚兽地盘后面的橡树林走去，路上捉到了许多猎物。

火心一路跟踪，走出松林时，捕捉到了蕨爪的气味。蕨爪的气味很浓烈，这意味着他就在附近。火心匍匐前进，从小橡树林里朝外望去，看见蕨爪正趴在一簇灌木丛里，在灌木丛的阴影下隐蔽得很好。他只能看见蕨爪晃来晃去的尾巴。

蕨爪紧盯着前方树根间爬行的一只老鼠，并没有急于出击。火心不由暗暗叫好。他看见蕨爪身体逐渐向前挪动，每次只前进一步，脚下的树叶几乎不发出声响。那只老鼠仍在寻找食物，丝毫没有察觉。

蕨爪正一步步地逼近那只猎物，脚下发出的些微声响完全被森林里的其他声音所掩盖。火心觉得是蕨爪出击的时候了，因为他距离那只老鼠仅有一步之遥。蕨爪的身体紧紧贴住地面。那只老鼠爬到一条树根上四处张望，突然僵住了身体，它感到大事不妙。

上！火心想。蕨爪向前扑出，用前爪捉住了它。那只老鼠连挣扎都没来得及，就被蕨爪一口结束了性命。

蕨爪嗅了嗅他的猎物，抬起头，一脸满意的样子。接着他便冲进树丛里

离开了。火心此刻非常想立刻向蓝星汇报他的学徒们狩猎的情况。

“嘿!”身后传来的轻声招呼吓了他一大跳。他转过身，只见炭爪正歪着头看他，她问：“我们干得如何?”

火心边将竖起的毛舔下去边呵斥道：“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你压根儿就不该和我说话。我正在对你进行评估，记得吗?”

炭爪说：“哦！对不起。”

火心叹了口气。当初虎掌对他进行评估的时候，他可不敢这么胆大妄为。他不想让炭爪也像乌爪面对虎掌时那样，出于畏惧而服从自己，不过他也并不介意自己时不时能够得到一些尊重，有时他根

本感觉不到自己是炭爪的老师。

炭爪低头看着地上，过了一会儿又一脸困惑地抬头望着他，问："你真的是出生在那里吗？在两脚兽地盘里？"

这个问题令火心猝不及防。他紧张地朝两脚兽的围栏张望着，暗自祈祷今天炭爪和蕨爪的气味能使公主老老实实地待在花园里不敢出来。他有些慌张地问："为什么问这个？"

"虎掌曾提到过。"炭爪回答，脸上一副天真好奇的神情。但火心一听到虎掌的名字，就感到阴森森的浑身不舒服。虎掌还告诉炭爪什么别的关于他的事情？

火心镇静地说："我出生时是一只宠物猫，但现在我是一名武士，生活在族群里。我过去的生活并不坏，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而且我现在生活得很快活。"

炭爪说："哦，知道了。"听起来她对此毫不关心。"再见！"说着她转身冲进树丛。

火心独自站在树林里，望着两脚兽的围栏，心里怦怦直跳。一个月前，他曾对炭爪说过很高兴结束了自己过去的生活，当时他说那番话是发自内心的。而现在他不敢那么肯定了。想起最近常常和温柔的宠物猫姐姐促膝长谈时的快乐，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第四章　神出鬼没的灰条

火心坐在松林里炭爪埋藏猎物的地方，一直等到日落西山，才听到脚步声响。他转过头看见炭爪和蕨爪嘴里叼着猎物正朝他走来。蕨爪捕到的猎物很大，以至于他叼着十分吃力。火心暗地里松了一口气，心想即使是虎掌，对他们的收获也挑不出毛病来。

火心主动说："我帮你们拿埋在这里的猎物。"他扒开盖在猎物上面的松针，叼起猎物返回营地。

当他们到达营地时，一些猫已经开始吃饭了。虎掌看见他们将猎物放在猎物堆旁，于是向他们走过来。

他用一只爪子拨了拨他们捕来的猎物，问火心："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捕的吗？"

火心回答："是的。"

虎掌说："很好。走，和我一同去见蓝星。带上你自己的猎物，我们已经开始吃了。"

炭爪和蕨爪羡慕地看着火心——同族长和副族长一起进餐可是一项殊荣啊！火心可没有他们那么兴奋，他原想独自向蓝星汇报的。他最不愿一同进餐的猫就是虎掌了。

虎掌说："顺便问一句，你见到灰条了吗？"火心顿时紧张起来，只听虎掌继续说："既然他着凉了，就该待在营地里，但从中午到现在我都没有见到他。"

火心有些局促不安。难道灰条又去哪里找安静了？他承认说："我没有见到他。也许他和黄牙在一起吧？"

虎掌重复了一句："也许。"说完朝正在吃鸽子的蓝星走去。

火心跟在后面，越来越担心灰条。从猎物堆旁经过时，他挑了一只小燕雀，继而又后悔，觉得自己应该挑一只水老鼠。塞了一嘴的毛，怎么向蓝星

汇报呀？

看着火心坐在面前，蓝星说："欢迎共餐，火心。"火心将燕雀放在地上，决定先不去吃它。

"虎掌告诉我，你们的学徒捉到很多猎物。"蓝星的目光很柔和。虎掌则坐在她的旁边，那副挑剔的样子使火心很紧张。

火心说："是的。他们此前从没有在雾天里狩猎，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今天的表现。我看到蕨爪捉了一只森林鼠，他的匍匐动作很完美。"

蓝星问："炭爪怎么样？"

火心注意到她的眼里闪过一丝严厉的神色。她是否在担心炭爪的能力呢？火心回答："她的狩猎技巧也很好。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热情很高，而且她似乎不惧怕任何事物。"

蓝星问："你不担心那会使她做事鲁莽吗？"

"她行动敏捷，勤学好问，这些都使她将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武士。我想这些优点能够弥补她……"火心极力想找一个恰当的词，"急躁的缺点。"

蓝星晃了晃尾巴，说："就如你所说，她生性急躁，这一点令我很担心。"她瞥了一眼虎掌："她需要在训练课程中加以仔细的引导。"火心心里一沉，蓝星不满意他的教导吗？

蓝星目光变得柔和："教导她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看来，她是一位狩猎能手。这都是你辛勤教诲的结果啊，火心。事实上，你教导了他们两个。"火心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蓝星继续说："我知道你主动接管了教导蕨爪的工作，我想让你在今后的时间里继续教导他们两个。"

虎掌移开目光，但火心注意到他的眼里闪着怒火。火心说："谢谢你，蓝星。"

虎掌突然大声说："我看到你那位消失的朋友回来了。"他说话时并没有转过头。

火心扭头看见灰条从育婴室后走了出来，于是猜测道："他很可能去找清静的地方了。他仍发着烧，整天待在营地里可不是件容易事。"

虎掌说："不管容易与否，他都应该一心一意地养病。在落叶季节，营地里出现任何疾病我们都不能大意。今天早上巡逻时鼠毛咳嗽了一路。我只

希望星族保佑我们别在这个季节得绿咳症。去年我们损失了五只幼崽。”

蓝星面色凝重地点点头说：“让我们祈求这个季节别那么漫长、那么艰难吧。所有的族群在这个季节过得都不容易啊。”她出了会儿神，然后对火心说：“带上这只燕雀和灰条一起去用餐吧。他一定想知道自己的学徒在评估中表现得怎么样。”

火心说：“是，蓝星。谢谢！”他叼起燕雀向灰条走去，灰条正趴在荨麻丛边吃一只肥大的老鼠。火心到来时他已经吃下去一半了。也许他在逐渐恢复健康。

就在火心将燕雀放在灰条身边的时候，灰条打了个喷嚏。

火心同情地问：“还没见好吗？”

灰条边吃边说：“没有。看来我不得不在营地里多休息一段时间了。”

火心从他说话的语气能感觉出他比原先精神好了许多，但却越来越怀疑灰条有什么事情在瞒着他。

他说：“蕨爪在今天的评估中表现得十分出色。”

“真的？”灰条又吃了口鼠肉，“太好了。”

“是的，他是把好手。”火心开始吃他的燕雀。“灰条，”他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才说，“最近几天你总外出吗？”

灰条咀嚼的动作停了下来：“为什么问这个？”

火心的尾巴不自在地晃了晃，说：“嗯，昨晚我巡逻回来的时候你不在，而且虎掌说他今天中午之后就再没有看见你。”

“虎掌？”灰条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担心。

火心说：“我告诉他要么你是出去找清净了，要么你和黄牙在一起。”他又咬了一口燕雀，含着满嘴的羽毛问：“我说对了吗？”他忽然很希望能听到灰条说“是的”，这样他就不用再怀疑灰条有事瞒着他了。

但灰条没有回答，而是继续吃着老鼠，说：“哦，谢谢你替我掩饰。”

虽然十分想知道答案，但火心没有再追问。灰条吃完后嚷着要回巢穴的时候，火心对灰条心里的秘密仍是不得而知。

火心说：“好吧，我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灰条对他略一点头后走开了。火心翻过身仰面躺着伸了个懒腰，爪子在头顶前面的地上一通乱抓。他

躺在那里想着心事。显然，灰条最近对自己身上的气味清理得很仔细。他究竟想隐瞒什么呢？灰条不承认自己外出的事情，但他去哪里了？为什么不能，或者不愿告诉自己呢？突然，他心神剧烈震动——他想起自己去两脚兽地盘看望姐姐的事情！他在返回营地前也是把自己身上的气味彻底清理一遍，也没有把自己和姐姐会面的事情告诉灰条。

火心翻身站了起来，突然发觉爪子下面有什么东西。他提起爪子在牙齿上一刮，是一缕柳絮，虽然已经干枯，但的的确确是柳絮。这里怎么会有柳絮呢？雷族的领地里根本就没有柳树——事实上，火心只在河岸边河族的领地里见到过柳树，火心的心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了：这些柳絮是从灰条身上掉下来的吗？

他走进武士巢穴，看见灰条已经睡着了。火心躺在他身边睡不着，很想知道他是否真傻得竟然去了河族的领地。白掌的死使豹毛对他们恨之入骨。火心打了个寒战，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出灰条究竟去了哪里和去那里的原因。

火心醒来时，巢穴里十分阴冷。嗅到的空气告诉他天快要下雨了。他打着哈欠走出巢穴，昨晚他满脑子都是灰条的事情，睡得并不踏实。即使是现在，一想到他的朋友孤身进入河族的领地，他还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真冷，嗯？”奔风的声音吓了火心一跳。火心摇晃着尾巴，扭头看见奔风正往巢穴外走。

火心同意说："哦，是啊。"

奔风问："你没事吧？你朋友的感冒没传染给你吧？鼠毛今早一个劲儿地流鼻涕，而且长尾说昨天训练的时候迅爪也在不停地打喷嚏。"

火心摇了摇头说："我很好，只不过昨天进行完评估后有些累罢了。"

"哈，蓝星也是这么想的。难怪她要我今天帮你训练炭爪和蕨爪呢。你没有不舒服吧？"

火心说："没有，谢谢关心。"

奔风说："好的，既然这样，吃完饭后咱们沙坑见。如果迅爪感冒了，我就不让他去了。你饿吗？"火心摇了摇头，奔风走开去寻找昨晚吃剩的猎物。

火心径直走到沙坑等候其他几位的到来。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训练上，他仍在想灰条的事。可以肯定，今天灰条必定又会溜出营地。

雨前的风将沙坑上方光秃秃的树枝吹得摇摆不定，这时奔风领着炭爪和蕨爪赶来了。

炭爪蹦蹦跳跳地跑进沙坑，问："今天我们做什么？"火心茫然地看着她。他根本没有想过今天的安排。

蕨爪跟着炭爪走进沙坑，满怀希望地问："狩猎吗？"

奔风也走了进来，建议道："进一步练习匍匐技术怎么样？"

火心连忙同意说："好主意。"

炭爪抱怨："又是什么'兔子听见你，老鼠感觉到你'这种老套！"

奔风瞪了她一眼让她闭嘴，然后转头看着火心。

火心突然意识到奔风在等候他上课。"哦，我先给你们演示一下偷袭兔子的最佳方法。"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趴下身体开始向前移动，他的动作又轻又快，一直爬到沙坑边。他站起来，发现其他几位都一脸古怪地看着自己。

炭爪的须子直颤悠，说："你确定那样能糊弄住兔子吗？"

火心愣了一下，随即意识到方才他演示的是捕鸟的动作。要是兔子，从很远就能听见他的皮毛摩擦周围灌木的声音。

火心看了看奔风，十分尴尬。奔风皱着眉头说："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捕捉兔子的技巧怎么样？"炭爪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看火心，又看看奔风。火心叹了口气，走到一旁观看。

直到中午，火心都难以将注意力集中在训练上，一直在想灰条偷偷溜出营地的事情，想要跟踪灰条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最终，他走到奔风身边悄声地说："我肚子疼。你能帮我在剩余的时间里训练他们吗？我去看看黄牙有什么治肚子疼的办法没有。"

奔风回答："我说你今天怎么有些心不在焉呢。你回营地去吧，我教他们狩猎。"

看到奔风如此轻易相信自己，火心反而感到很不好意思，忙说："多谢了，奔风。"

他摇摇晃晃地爬出沙坑，竭力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走进树林后，他便加快脚步往营地跑。火心记得昨天灰条是从育婴室后进入营地的。根据以往的经验，火心知道那里是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溜出营地的最佳地点——当初雷族怀疑黄牙杀了斑叶的时候，她便是从那里逃出去的。

火心绕着营地外围打转，嗅着灌木围墙。当他嗅到灰条的气味时，心里一沉：灰条绝对是从这里溜出去的，而且还是经常性的。不过他闻到的气味都比较陈旧，这说明灰条至少今天还没有出去。

火心伏在附近的一棵树后静静等候着。乌云渐渐布满天空，树林里越来越黑。这种情况很利于火心隐蔽，而且他处在下风向，不怕被灰条嗅到气味。愧疚和忧虑使他愈发紧张，他的肚子现在真的开始疼了。他既希望灰条出现，又希望灰条要去的地方是在雷族领地的范围之内。

这时，只听围墙处沙沙作响，火心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只见一团灰影从围墙内钻了出来，不是别的猫，正是灰条。灰条谨慎地向四周望了望，火心连忙低下头。片刻之后，灰条迈开脚步直奔沙坑的方向。

火心胸中升起希望。也许灰条的感冒见好了，想去给学徒们上课呢。火心远远跟在后面，凭借着气味跟踪。

走到半路，气味忽然转了方向，不再指向沙坑，火心顿感希望破灭。他透过树林望见前方那块醒目的灰色巨石，心中不由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太阳石！火心竖起耳朵，张开嘴巴从微风中搜寻着目标的踪迹。他瞥见灰条正经过太阳石向河族领地内跑去。不用问便知道灰条这是要去哪里。

火心等灰条走出视线后才慢慢上前，从小河的坡岸高处朝下张望。灌木

的摇晃显示出灰条的方位。火心只希望不会有河族武士们看到那里的动静。

火心顺着坡岸往下走，穿行在灌木丛间。河面的冰都化了，他能听见河水轻轻拍打河岸和撞击鹅卵石的声音。快要走出灌木丛的时候，他放慢脚步，朝灌木丛外开阔的河岸望去。

只见灰条正坐在一堆鹅卵石上四处张望，但他肩膀处的肌肉很松弛，显然不是在搜索猎物。

远处传来一声陌生猫的呼唤。是河族的巡逻队吗？火心一下子紧张起来，肌肉本能地绷紧了，但灰条没有任何动静。接着，火心听到对岸的灌木丛里传出沙沙声，灰条仍待在原地没有动。火心屏住呼吸，这时河对岸冒出一张脸，一只银灰色的母猫悄无声息地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钻进河里。火心的心猛地一跳。是银溪，那只救过灰条的母猫！

银溪轻轻松松便游过河。灰条站起来发出欢快的叫声，爪子揉搓着脚下的鹅卵石，一副期盼已久的样子。他翘着尾巴走到银溪上岸处。

银溪抖去身上的水滴，两只猫温柔地对触着鼻子。灰条伸出鼻子摩擦银溪的下巴，后者幸福地仰起面颊。接着银溪踮起脚尖将身体靠在灰条身上，灰条丝毫不介意身上的毛被沾湿，反而发出咯咯的欢叫声。

第五章　秘密约会

火心颈背上的毛吓得竖立了起来。灰条怎能这么愚蠢呢？他和外族猫的私会违犯了武士守则的每一条。

火心从灌木丛里跳出来压低嗓门喊道："灰条！"

那两只猫猝不及防，吓了一跳，转身看他。银溪贴平双耳，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灰条则吃惊地看着他说："你跟踪我！"

火心没有理睬他的惊讶："你在干什么？难道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银溪开口说话："不会有事的。巡逻队在日落后才来这里。"

火心大声吼道："你能担保不出意外吗，能吗？好像你知道你们族里所有的行动似的！"

银溪仰起脸："事实上，我确实知道。我的父亲是河族族长钩星。"

火心听得目瞪口呆。"你在搞什么鬼？"他向灰条呵斥道，"还有比这更糟的吗？"

灰条和火心对视片刻，然后转头对银溪说："我得走了。"

银溪缓缓眨动眼睛，向前伸头去碰触灰条的脸颊。他们都闭上眼睛静静享受了一会儿彼此的温情。火心在一旁看着，紧张得不得了。银溪在灰条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后，两只猫分开了。那只河族母猫仰着脸挑衅地看了一眼火心，转身钻进河里。

灰条走到火心身边，彼此都没有说话。他们走出河族的领地回家。快要到营地的时候，灰条放慢了步伐。火心也减慢速度，喘着粗气说："你不能再和她私会了。"从河族领地里出来后，他的恐惧逐渐减轻，但却仍然余怒未消。

灰条粗鲁地回答："我办不到。"说着，他咳嗽起来，胸口剧烈地起伏。

火心说："我真不明白，河族现在完全把我们当成了仇敌。你也听见白掌死后豹毛说的话了。"火心想起重提旧事无异于是在揭灰条的伤疤，不由

得有些后悔，但此时他已是骑虎难下了："你怎么能保证这只河族猫值得你信任呢？"

"你不了解银溪。"灰条厉声说，他停住脚步坐下，眼里闪着痛苦的光，"而且你也不必用白掌的事情来提醒我。我知道我对银溪同胞的死负有责任，你以为我好受吗？"火心的鼻子发出不耐烦的声音——白掌是敌人，而不是什么"同胞"！但灰条继续说道："银溪相信那只是一场意外。那片峡谷边根本不适合战斗，任何猫都有可能从那里掉下去！"

灰条开始从身上舔去银溪的气味，火心则绕着他走来走去，随后问道："这不是什么银溪怎么想的问题！你把自己对雷族的忠诚置于何地？你和她的私会违犯了族规！"

灰条停下来低声说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是在怀疑我对雷族的忠诚吗？"

"我还能怎么想？你要去见她就必须对族里撒谎。而且如果我们同河族发生冲突怎么办？你想过这些没有？"

灰条怒气冲冲地说："你真是想太多，这种事不会发生的。现在断星下台了，风族也回来了，四大族群将会和平相处。"

火心大声说："河族一点儿也没有善罢甘休的样子。你知道他们一直在太阳石狩猎，那是我们的领地。"

灰条扭过头清理尾巴，嘲笑说："在我出生前，他们就一直在太阳石狩猎了。"

火心看到灰条似乎根本不理解自己在做什么，便继续说："好。你要是被河族的巡逻队发现了怎么办？"

灰条一边舔着毛茸茸的尾巴一边回答："银溪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火心恼火之下脱口而出："看在星族的分上，你就一点儿也不担心吗？"

灰条停下来抬头看着他的朋友："你还不明白吗？这一切都是星族的安排。你看，银溪想和我约会——即使在发生白掌的事情之后。我们有着共同的想法，就好像我们出生于同一个族群。"

火心意识到再争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他心情沉重地说："走吧。我们最好在他们发现你又消失了之前回到营地。"

灰条站起身，和火心肩并肩走到沟边向下俯视营地。火心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想——灰条能够在与钩星的女儿相爱的同时，仍然保持对雷族的忠诚吗？

他看了灰条一眼，两只猫顺着陡坡往家里走。他们从灰条溜出去的地方回到营地。当火心从围墙处挤进去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一想起灰条害得自己不得不这样偷偷摸摸的，火心就气不打一处来。当他们从育婴室后面转到前面时，正看见白风朝他们走来。火心心里一沉。

只听白风警告说："灰条，你应该多休息，不要在这里瞎晃悠。你的感冒已经开始在营地里扩散了。我们可不想进巫医巢穴！"灰条点了点头，向武士巢穴走去。"而你……"听见白风转头对他说话，火心的耳朵一下子竖起来，"此时不应该在训练学徒们吗？"

火心小声说："我回来向黄牙要些治肚子疼的药。"

白风回答："嗯，去要吧。吃完药后，你还能为族里做点儿事情，去捕些猎物。现在是落叶季——你们这些年轻的武士不能整天在营地里闲逛不干活。"

"是，白风。"火心说着转身朝黄牙的巫医巢穴跑去，以免白风进一步向他追问。

当他到巫医巢穴的时候，黄牙正忙活着配制药草，在她面前摆放着几堆叶子。火心默默地站在一旁观看。对灰条的事情气恼过后，他感到心情很沉重。他多希望此刻在他面前配制药草的是斑叶而不是黄牙啊。

黄牙瞪着他："我的存货不够用了，我需要你帮我去采集些药草回来。"

火心没有回答，心里还在犹豫着是否该把灰条的事情告诉黄牙。

黄牙不耐烦地戳着一片干叶子，大声说："看起来营地里出现白咳症了。今天早上出现了两起病例。"

火心问："是迅爪吗？"

黄牙摇了摇头说："迅爪只是着凉罢了，是纹尾的幼崽和鼠毛。现在还不严重，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落叶季正是绿咳症的多发季节。"火心理解她的担心，绿咳症是杀手。黄牙抬起头说："你有什么事吗？"

"哦，没什么，只是肚子有点儿疼。如果你忙，就不打搅了。"

“严重吗?”

火心不敢看她的眼睛，承认说：“不严重。”

“那么严重的时候再来找我。”黄牙走回巫医巢穴继续配制她的药草。火心转身正要离开，忽听黄牙在里面喊道：“让灰条待在巢穴里别乱跑，好吗？他身体那么强壮，如果好好休息，现在应该好得差不多了。”

火心的尾巴紧张得晃了晃。黄牙是否猜到灰条最近偷偷溜出去的事了？他心里怦怦直跳，不敢走开，等了一会儿，看黄牙没再多说什么，只是在那里鼓捣草药，于是他转身悄悄离开了。

天色渐晚，火心知道他只剩下很少的时间可以狩猎了。他飞快地捉了一只燕雀和一只老鼠。他带上猎物正要返回营地，忽然犹豫起来。虽然他不及时捕回猎物会遭到白风的批评，但这与灰条可能遇到的麻烦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火心做了个决定——如果灰条不听他讲的道理，也许银溪会听。

他将猎物藏在一棵树下用叶子盖好。这是他在一天内第二次前往太阳石。当火心顺着坡岸朝河边走去时，天上轰隆隆响起了雷。雨终于开始下了。

即使在雨里，银溪的气味依然清晰可闻。火心追随着气味来到他发现灰条和银溪私会的地方。火心站在河边，保持着高度警惕。看着奔腾不息的河水，火心背上掠过一丝寒意。他真不想游到河对岸去。他可不像河族的猫们那样，毛上有一层防水的油脂，而且现在也不是游泳的季节。

突然，火心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直，他闻到了河族武士们的气味！

他赶紧趴在地上往河对岸瞅，看见银溪正推开柳树弯垂的枝条走过来，另有两只河族猫跟在她身后。其中一名武士长着宽阔的肩膀，双耳也不知是在哪次战斗中被撕裂了。那名武士一脸怀疑地嗅嗅空气，向四周张望。

火心感到血液涌到了耳朵上。那名武士闻到他的气味了吗？

第六章　疫情降临

火心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慢慢退回到灌木丛。那名河族武士不再嗅空气，但仍不停地向四处乱瞅。

火心转过身开始往回爬，这时身后传来一阵很小的溅水声，他回头看见一只猫钻进了河里，心里怦怦直跳。透过灌木丛，他看见河面上一颗银灰色的脑袋一起一伏向他游来。是银溪！火心谨慎地将身体蜷成一团，张开嘴嗅嗅空气。附近没有其他武士的气味。那两名武士一定是走开了。他看着银溪径直朝河这边游来。那一瞬间火心甚至怀疑这是个圈套，他应当逃走。但是对灰条的关心最终使他留了下来。

银溪爬上河岸轻声唤道："火心，我知道你在这里。我能嗅到你的气味！放心吧，石毛他们都走了。"

火心没有动。

"火心，我不会伤害灰条最亲密的朋友！"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耐烦，"相信我，我以星族的名义发誓！"

火心慢慢地从藏身处爬了出来。

银溪盯着他，尾巴左右摇摆，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火心小声说："我来找你。"想到自己和银溪是敌对双方，他心里不免有些伤感。

银溪紧张地动了动耳朵："灰条没出事吧？他的咳嗽加重了吗？"

银溪的关切令火心十分恼火，他并不想知道银溪是多么地关心他最好的朋友。他大声说："他很好！但如果你们一直这么私会下去，他就会遇上大麻烦！"

银溪怒气冲冲地说："我决不会让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灰条身上！"

火心鼻子里发出哧的一声，说："哦，真的？你准备怎样保护他呢？"

银溪说："我是河族族长的女儿。"

"族长的女儿就有权力指使你父亲手下的武士们吗？你简直和学徒一样无知！"

她生气地说："彼此彼此！"

火心承认说："是的，你说得没错。所以说，如果我们族群或者你们族群，发现你们秘密私会后，我可不敢保证能将他从众怒中救出来。"

银溪虽然很生气，但仍禁不住有些焦虑。她说："我不能不见他。"继而她柔和地小声说："我爱他。"

"但是我们两个族群的关系已经够紧张的了！"盛怒之下火心一点儿也不同情他们，"河族一直在我们的地盘上！"

银溪眼里立刻充满了敌意："如果雷族明白我们的苦衷，就不会嫉恨我们去那里狩猎了！"

火心马上问："为什么？"

"我们一直以来都填不饱肚子。幼崽们整日哭闹，只因他们的妈妈饿得

都没有奶水，长老们则因为吃不到像样的食物而相继死去。”

火心吃惊地看着她，争辩道：“但是你们拥有河流啊！”谁都知道河族享有最佳的猎物——河里的鱼，还有河岸那边陆地上的猎物。

“远远不够。两脚兽们侵占了我们下游的地盘，绿叶季时，它们在河边建起了一个营地，每当河里的鱼多起来的时候它们便住在那里。等到它们离开的时候，河里的鱼早被捞光了。而且，它们还破坏了森林，使我们很难寻找到陆地上的猎物。”

尽管余怒未消，火心仍感到非常同情，他能想象出这种情况对河族来说有多么可怕。他们一向以肥美的鱼作为猎物，每到绿叶季便吃得很胖，因此能够忍受落叶季那段艰难的时日。他用全新的眼光打量着这只母猫，忽然意识到，她不是苗条，而是瘦削。由于她的湿毛贴在身上，火心都能看到她的肋骨。他突然明白钩星为何竭力反对蓝星在森林大会上的提议。

“这就是你们不愿让风族回家的原因！”

银溪解释说：“高地上一年四季都有兔子。那些兔子是我们在落叶季不损失幼崽的唯一希望。”她缓缓摇了摇头后抬眼看着火心。

火心问：“灰条知道这些吗？”

银溪点了点头。火心看着她，心情很复杂，但他不能因为这些感情而违犯武士守则——灰条也不能。“我不管你们族群遇到了什么问题，反正你都不能再见灰条了。”

“我做不到。”银溪仰起脸，泪光闪烁，“我们相爱能有什么害处呢？”

火心看着她，冰冷的雨水渗透进皮毛，使他又打了个寒战。

突然银溪嘴里发出低声嘶吼，吓了火心一跳：“你必须马上离开！巡逻队来了。”

火心听见河对岸传来微弱的沙沙声。再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还很危险。沙沙声越来越近，火心来不及说再见，便跳进潮湿的灌木丛里往家赶。

他跑到那棵橡树下取回埋藏的猎物。走到半路的时候，一股新鲜的两脚兽气味使他停下脚步。他想起了公主，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去两脚兽地盘，他想看看公主分娩了没有。但现在公主也许正舒舒服服地躺在两脚兽的巢穴

里，而族群却需要猎物。当他意识到自己也同灰条一样不够忠诚时，心里感到非常愧疚。

雨水顺着火心的胡须滑到末端。他抖了抖脑袋，将雨水甩掉，然后带着猎物返回营地。

当他赶回营地时，那里静悄悄的，猫们都窝在巢穴里。火心走过泥泞的空地将猎物放在猎物堆上，叼着自己的那一份向武士巢穴走去。今天想在外面吃饭是不可能了。

他走进巢穴，看见灰条正在呼呼大睡，不由得松了口气。如果灰条不去和银溪见面，对他的病情也许真有好处。

趴在巢穴阴暗处的白风说："黄牙还没有吃饭，她一直忙个不停。如果你把捉来的那只老鼠给她送去，她会感激你的。"

火心点了点头走出巢穴。如果黄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那就说明营地里的疫情正在恶化。火心走过空地，带上另一只老鼠匆匆赶往巫医巢穴。

一只虎斑猫幼崽躺在空地边灌木丛下的一张苔藓窝铺上，黄牙卧在他旁边正在劝他吃药。那只幼崽抽着鼻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看着她，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火心猜到一定就是这只幼崽得了白咳症。

黄牙听到火心的脚步声，转过身看见他嘴里叼着的老鼠，说："那是给我的吗？"火心点了点头，将老鼠放在地上。"多谢了。既然你来了，为什么不试试看能否劝动这只幼崽服药呢？"黄牙说着话走过来，肩膀上的旧伤使她步伐僵硬。她走到老鼠旁边开始狼吞虎咽。

火心走近幼崽。他抬起头瞅着火心，张开小嘴吸了口气后剧烈地咳嗽起来。火心轻柔地将一小片绿色的药草推到他面前，说："如果想成为一名武士，你就得习惯吃这些可怕的东西。因为在你去月亮石之前，你还要吃比这个难吃百倍的药草呢。"

那只幼崽的眼睛半闭半合，惊讶地看着他。

火心催促道："就把它当作是一种练习好了，为了成为一名武士而做的练习。"

那只幼崽伸出头尝试着吃了一口。

火心在一旁称赞着，鼓励他。

黄牙走到他身边说："干得不错。"她扬了扬鼻子，火心知道她有话对自己说，于是跟着黄牙走到她睡觉的那块大石头下。雨还在下着，黄牙身上的毛都被雨水浸透了，湿乎乎的尾巴拖在泥地里。

她面色凝重地说："蓝星得白咳症了。"

"但白咳症并不是大病，对吗？"

黄牙摇了摇头说："病情发展得很快，她的身体都被拖垮了。"火心想起蓝星仅剩下两条性命，心里一沉。黄牙继续说："我警告过她不要接近那些病猫，但她执意要去看望他们。她现在在巢穴里睡觉，霜毛陪着她。"

黄牙眼里的恐惧使火心怀疑是否她已经知道蓝星性命的事情，火心一直认为只有自己知道蓝星的秘密。族群里其他猫都认为蓝星还剩好几条性命，不过这种事也许瞒不过一名巫医的直觉。

真相就是，如果蓝星失去这条性命，那么她就只有一条性命了。

第七章　林中的尖叫声

雨下了一整夜。但上午的时候，天开始放晴了。大伙儿都在等候蓝星的消息，空地上的气氛有些压抑。

火心从围墙边的刺藤下走了出来，一上午他都在那里避雨。他向高岩边蓝星的巢穴走去。巢穴里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来。火心一转身，正巧和带着猎物回育婴室的柳带撞个满怀。她一脸疑问地歪过头去。

火心知道她想问蓝星的消息，于是耸了耸肩膀说："恐怕我也无可奉告。"

火心昨天让炭爪和蕨爪休息了一天。他看到他们此时正在营地里闲逛，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火心知道自己耽误了他们的训练进度，但在蓝星生病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不愿走开。至少虎掌不会在这里批评他。那名伟大的武士大早上就带着巡逻队出去了。

突然蓝星巢穴门前垂挂的苔藓被卷开，只见霜毛从里面走了出来。她经过空地径直走进黄牙的巫医巢穴，没过多久又和黄牙一起从巫医巢穴出来了。

看着霜毛和黄牙向蓝星的巢穴走去，火心连忙跑了过去。他坐在蓝星的巢穴外面，紧张得不得了。这时霜毛走了出来。

火心声音颤抖地问："出什么事了？"

霜毛闭上双眼，沉痛地说："她得了绿咳症。你守在这里别让任何猫进来。"说完她扭头回到巢穴里。

火心不由得心头一震，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绿咳症！蓝星恐怕真的又要失去一条性命了。

营门外传来一声吼叫，火心转头朝金雀花通道望去。尘爪一阵风似的奔进营地停在他身旁，气喘吁吁地说："虎掌派我回来给蓝星传个口信。"

火心回答："她生病了，你不能进去。"

尘爪不耐烦地摇晃着尾巴说："虎掌想让她去雷鬼路一趟，现在情况非常紧急。"

“出什么事了?”

尘爪瞪着他，挖苦道：“虎掌是向蓝星请示，而不是一只冒充武士的宠物猫!”

火心雷霆大怒，伸出利爪大吼：“蓝星不能离开营地!”他贴平双耳挡住门口。

“火心说得没错。”黄牙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只见她从巢穴内走了出来。

在黄牙的逼视下，尘爪显得有些胆怯。他说：“虎掌在我们的领地里发现了影族的行迹。他们入侵了我们的领地!”

尽管尘爪敬畏蓝星，但火心仍能感觉到他心中的怒火。影族怎敢如此欺人太甚？简直就是忘恩负义!

但黄牙对尘爪报告的情况根本不感兴趣。她转过头，急切地看着火心说：“火心，告诉我，你知道两脚兽地盘里有猫薄荷吗?”

火心重复了一句：“猫薄荷?”

黄牙解释道：“我需要用它给蓝星治病。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用过这种药草了，但我想，也许能用它治好蓝星的病。”看见火心全神贯注地倾听，黄牙继续说：“它的叶子很柔软，气味香甜。”

火心打断她的话，说：“是的，我知道哪里能找到猫薄荷!”虽然他从未在森林里见过它，但小时候他在两脚兽的家里见过。

黄牙回答说：“太好了。你要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采回猫薄荷。”

尘爪问：“虎掌那边怎么办?”

黄牙呵斥道：“在这种时候，虎掌必须自行处理情况!”

炭爪在树墩旁早已观察多时，这时她跑过来兴奋地问：“自行处理什么?”火心连忙冲她晃了晃尾巴示意她安静。

尘爪没有理睬炭爪，低声说：“影族现在仍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地里!”

炭爪一下子睁大眼睛，但她没有作声。

黄牙想了想，问：“白风在哪里?”

尘爪回答：“和沙爪、鼠毛去太阳石巡逻了。”

“在蓝星生病、火心外出采药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贸然派出任何武士了。如果影族在我们的领地里，他们一定会袭击这里，他们以前就干过这种

事。”黄牙面色阴郁地提醒尘爪。

尘爪生气地说：“但虎掌想让蓝星亲自去看看影族留下的证据。他们把吃剩的猎物扔在我们的领地里！”

黄牙呵斥道：“蓝星不需要看这些证据。她的副族长看看就足够了。”

火心说：“应当将蓝星不能去的事通知虎掌。我采回猫薄荷后去给他送个信儿。他在哪儿？”

尘爪生气地说：“我去通知！你是不是觉得你是武士而我只是学徒，所以由你去送信更合适呢？”说着，他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看着火心。

黄牙没有时间听他们争吵，她恼火地对尘爪说：“火心不在的时候族群里不能缺了守卫！难道这个对你不重要吗？快说，虎掌在哪里？”

尘爪愠怒道：“在雷鬼路边那棵烧焦的白蜡树旁。”

黄牙大声说：“好。走吧，火心！抓紧时间！”

火心朝营门口跑去，这时他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火心，等一下！”

火心没有减慢步伐，而是扭头说：“炭爪，回你的巢穴去。”

“但是，在你去采猫薄荷的时候，我可以去给虎掌送信呀！”

火心停下脚步转身对他的这个小学徒说：“炭爪，如果附近有影族的武士出没，你就应该待在营地里。”炭爪的小脸涨得通红，但火心没有时间照顾她的情绪。他大声喝道：“回你的巢穴里去！”说完，他便冲出营地。

火心穿过松林来到两脚兽的地盘。当他爬上原来两脚兽家的围栏时，花园里那股熟悉的气味扑鼻而来，儿时的回忆顿时涌上心头，那一瞬间他感觉头晕目眩。他想起自己在阳光和煦的下午，在花园里玩耍两脚兽送给他玩具的情景。他几乎还想听听两脚兽哗啦哗啦地摇晃着他的食物、呼唤他的那个宠物猫名字。突然，他想起正身患重病的蓝星。

火心跳进花园，穿过草坪直奔他见过猫薄荷的地方。他深吸了口气，那股甜美的气味仍然在这里。

火心沿着成排栽种的植物一路寻找也没有看见猫薄荷，与此同时他越来越接近他的老家了。火心放慢脚步，幼年的气息中夹杂着猫薄荷的气味，他心里一阵迷糊。

火心抖了抖脑袋醒醒神，将注意力集中在猫薄荷的气味上。他钻进一簇灌木丛，灌木的叶子上仍有昨夜的雨水。在那里，他找到了那种柔软、芳香的药草。尽管最近的几次霜降冻死了一些猫薄荷，但在灌木丛的庇护下仍旧有一些残存下来。这些猫薄荷足够黄牙用了。火心尽可能多地采集。嘴里的猫薄荷渗出的汁液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火心费尽努力才抑制住咀嚼的强烈欲望，因为蓝星需要这些药草的每一滴汁水。

火心嘴里塞得满满的，转身回到花园边。他跳过围栏，一溜烟冲进了森林，根本顾不上身上的黑莓刺。由于嘴里塞着药草，他只能通过鼻孔呼吸，因此他憋得肺都快要炸了。

黄牙守在营门口等着他。火心将猫薄荷放在她的爪子上，长长地喘了口

气。黄牙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叼着猫薄荷就往蓝星的巢穴里跑。

火心坐下来大口呼吸着空气，忽然闻到金雀花通道里有炭爪兴奋的气味。他嗅了嗅周围。难道炭爪不听他的警告离开营地了？

火心连忙跑到学徒巢穴门口抻长脖子寻找，却见蕨爪独自在睡觉。

火心问："炭爪在哪里？"

蕨爪抬起头，睡眼惺忪地问："哦，什么？"

"炭爪呢？她在哪里？"

蕨爪一脸迷茫："我不知道啊。"

火心缩回头开始巡视空地四周，看见霜毛从蓝星的巢穴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

火心心里暗自犯嘀咕。他没有时间亲自去找炭爪了，而他也不想将炭爪失踪的事告诉别的武士。

灰条！他忽然想起灰条能够在他通知虎掌的时候帮他找寻炭爪。于是他急急忙忙跑进武士巢穴。

灰条的窝铺上空空如也，火心顿时火冒三丈。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的朋友到哪里去了？他甚至都不用猜。火心十分生气，鼻子里发出哧的一声。在他向虎掌通报蓝星的病情以前，炭爪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火心奔出营门朝雷鬼路跑去。就在他刚爬上去的时候，他忽然闻到空气里也有炭爪的气味。炭爪一定也是从这个方向离开的。百分之百！她自己去找虎掌了！火心脊背上的毛竖立起来，心里又是担心又是沮丧。炭爪怎么会这么愚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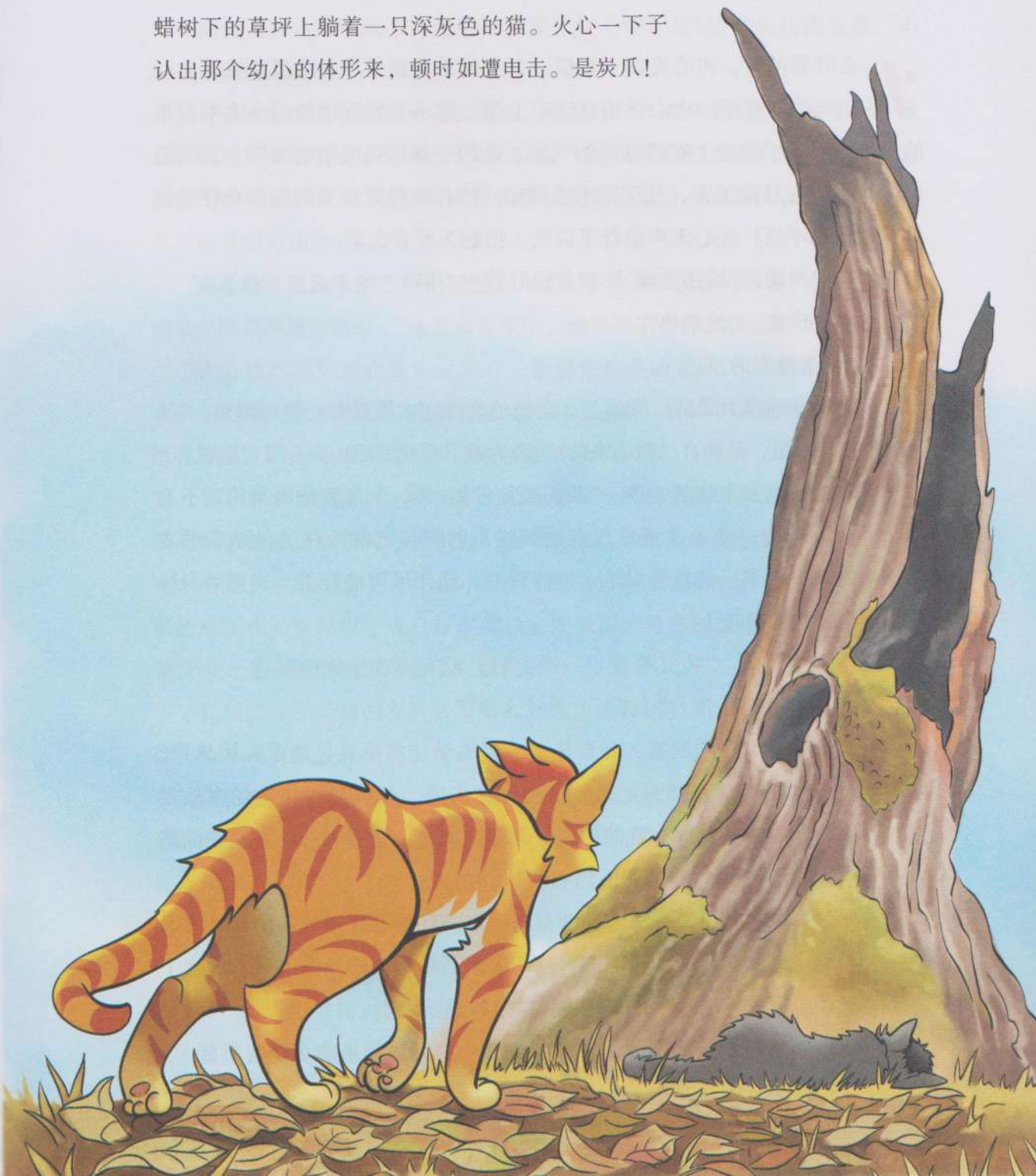
当到达蛇岩时，火心开始嗅到雷鬼路的恶臭气味，听到怪物们的疯狂咆哮声。

突然，他听见树林边传来凄凉的尖叫声。火心感到血管里的血液几乎一下子冻住，他在梦里也曾听到过这种哀号。

火心走出树林在雷鬼路边的草坪上停下脚步。随后，他在雷鬼路边急切地搜寻着，最后目光落在那棵被雷电劈成焦炭的白蜡树上。那一定就是尘爪所说的虎掌想和蓝星会面的地方。但虎掌并没有在白蜡树旁等候蓝星的到来，而是远远地不慌不忙地正向白蜡树走去。

火心加快步伐跑了起来。雷鬼路的边缘非常狭窄，仅容得下兔子走在上面。但火心仍走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冲虎掌大声喊："你听到那个尖叫声了吗？"但是他的呼喊被淹没在疾驰而过的怪物的呼啸声里。

火心吓得浑身发抖，等到呼啸声远去后才又招呼虎掌。接着，他看到白蜡树下的草坪上躺着一只深灰色的猫。火心一下子认出那个幼小的体形来，顿时如遭电击。是炭爪！



第八章　祸不单行

火心盯着前方，内心充满了恐惧。只见虎掌走到炭爪身边低头查看，一副吃惊的样子。火心强迫自己走上前。他小心翼翼地伸出头去嗅炭爪的身体，嗅到了她身上有雷鬼路的气味。她的一条后腿已扭曲变形，正淌着血，火心浑身抖得厉害，几乎站不稳脚步。接着他看见炭爪的腹部在轻微起伏。她还有呼吸！火心无声地舒了口气，抬起头看看虎掌。

虎掌大声说："她还活着。"接着他盯着火心问："她来这里干什么？"

火心小声说："她来找你。"

"是你派她来的？"

火心吃惊地睁大眼睛。虎掌怎么会把他想得这么愚蠢呢？他辩解道："我让她待在营地里，是她自己跑出来的！"因为她不听我的话！火心沮丧地想。

虎掌鼻子里发出哧的一声："我们必须带她回家。"说着他向炭爪弯下身体。但火心抢先一步，在虎掌没有碰到炭爪的身体之前咬住了她颈背的皮毛，将她叼了起来。他拖着炭爪走进树林里，动作尽可能轻柔。炭爪的身体软软地搭在他的前爪上。

黑条跑了过来。"我又检查了一遍蛇岩，没有发现影族的踪迹……"突然他看见火心叼着炭爪，急忙问："出什么事了？"

火心没有听虎掌的回答，径自拖着心爱的学徒摇摇晃晃地走在树林里。如果他能让炭爪听话，如果他是一个更好的老师，就能够阻止这场事故发生！而如今，炭爪受了这么重的伤，身上还流着血，生死未卜。在回家的路上，炭爪的后爪拖在地上，划出了一道漫长的血迹。

黄牙并不在巫医巢穴，只有那两只得了白咳症的幼崽蜷成一团在呼呼大睡。火心把炭爪放在冰冷的地面上，然后采来蔓藤一圈圈地围起来，做成了一个小窝。他叼着炭爪的颈背，将她轻柔地推进小窝里。

"火心？"空地上传来黄牙的声音。虎掌一定是将炭爪的事情告诉她了。

火心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她在这里。"看到黄牙的出现，他感觉稍稍松了口气。

黄牙说："让我看看。"她走过火心身边爬进小窝里，开始检查炭爪的伤势。火心在一旁坐下来等候。

检查完后，黄牙从小窝里跳了出来，忧心忡忡地说："她伤得很重，不过我也许能救活她。"

希望渺茫得就像是须子上挂着的一滴露水，不过毕竟也是有希望啊！火心刚刚感到有些宽慰，却听黄牙继续说："我不能保证任何事情。"她直视着火心的眼睛小声说："蓝星病情很凶险，我却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现在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火心的视线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他几乎看不清黄牙的面容，但仍能听到这名巫医柔声地对他说："去看看蓝星吧，她早先问过你。我会照顾炭爪的。"

火心怅然若失地点点头后离开。蓝星曾是他的老师，而且还不止于此，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他和蓝星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纽带。但他心里很矛盾，因为他现在应该留下来陪着炭爪。

火心走出香薇通道，见虎掌正坐在通往巫医巢穴的入口处，头像往常一样高高仰起。火心顿时怒火中烧，虎掌为什么就不能表现出哪怕一点点悲伤呢？毕竟，炭爪是为了去找他才遭此大难的。而且，他为什么要通知蓝星去和他见面呢？在那里，火心根本就没有发现影族狩猎的踪迹！他默默地从虎掌身边走过，径直朝蓝星的巢穴走去。

长尾就守在蓝星的巢穴入口处，但当火心推开挂在入口的苔藓进去的时候，他并没有阻止。

猫后金花也在巢穴里。火心能够看到她眼里忧郁的神色。蓝星正躺在自己的窝里。金花探出身子舔她的头在为她降温，那神态就像一位母亲在照顾自己的孩子。火心想起炭爪，心里一阵疼痛。此时，霜毛是否陪伴在女儿旁边呢？

金花小声对火心说："黄牙给她吃了猫薄荷和小白菊，现在我们只能观察了。"她站起来和火心对触了一下鼻子，柔声问："你能在这里陪她吗？"火心点了点头，金花蹑着脚走出巢穴。

火心趴了下来，伸出前爪以便能触碰到蓝星的脸庞。他静静地趴着，眼睛盯着蓝星瘦削的身体。蓝星现在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了。黑暗中，火心能够听到她微弱的呼吸。夜幕渐渐降临，火心就这么一直听着蓝星时断时续的呼吸声。

就在黎明到来前，蓝星停止了呼吸。火心正在昏昏欲睡，忽然意识到巢穴里完全安静了下来。此时，巢穴外也没有声音传进来，营地里死一般的寂静，就好像全族的猫都屏住了呼吸。

蓝星完全没有了动静。火心知道她正和星族在一起，为再次复活而做准备。他以前曾见过蓝星失去一条性命。他感到蓝星身体的周围有一种令他毛骨悚然的气氛，但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待。

突然，蓝星深吸了口气，声音低沉沙哑地说："火心，是你吗？"

火心小声说："是的，蓝星。我在这里。"

"我又失去了一条性命。"蓝星的声音很弱，但火心仍然松了口气。他学着金花的样子，向前探出身子去舔蓝星的额头。"当我失去这条性命的时候，就再也活不过来了。"

火心的嗓子眼儿堵得厉害。想到雷族将要失去伟大的族长，他心里十分痛苦。但是，再想到自己将要失去老师、失去朋友，这种痛苦变得更加剧烈。"你感觉怎么样了？要我去叫黄牙来吗？"

蓝星缓缓地摇了摇头说："烧已经退了。我现在没事，只需要休息一下就行。"

火心说："太好了。"亮光透过入口处的苔藓照了进来。火心一夜没有合眼，此时脑子都快成糨糊了。

蓝星说："你一定累了，去睡会儿觉吧。"

"是。"火心撑起身体站起来。趴了一夜，他的腿都发硬了。"你需要什么吗？"

蓝星回答说："不，只需要把发生的事告诉黄牙就行了。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火心张嘴想说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往后说话的机会还有很多。他顶开苔藓走出巢穴。

外面白花花的一片，照得他眼睛都睁不开了。昨晚下雪了，火心惊讶地看着周围。他以往从未见过雪——小时候天一冷，主人就把他关在屋里。但他听族里的长老们谈起过雪。他冲接替长尾值班的黑条点了点头，走进这片奇怪的白色粉末里。这些粉末又湿又凉，在他的脚下嘎吱作响。

虎掌站在空地中央。天上还在下雪，雪花落在他的毛上，厚厚地积了一层。火心听到他正在下令给育婴室的围墙上添加叶子以御寒。这位雷族的副族长说："我需要你们扒出一个洞来存放猎物。用雪围住洞口，一旦雪融化了，就用更多的雪加固上去。既然下雪了，我们就要利用好它。"

武士们按照虎掌的吩咐前后忙碌不停。"鼠毛、长尾，组织几支狩猎队。我们要在他们挖好洞穴之前尽可能多地打些猎物回来。"虎掌看见火心走过空地，冲他喊道："火心，站住。哦，我想你现在必须睡觉了。就算派你出去狩猎，你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火心瞪着虎掌，大声说："我要先去看看炭爪。"

虎掌瞪了他一会儿，问："蓝星怎么样了？"

一种不信任的感觉顿时像寒风吹过一样，令火心的毛竖立起来。他记起以前蓝星在剩余性命数量的事情上对虎掌有所隐瞒，于是回答说："我不是巫医，不知道。"

虎掌很不耐烦，鼻子里发出哧的一声，转过身去继续发号施令。火心向黄牙的巫医巢穴走去，心里巴不得早点儿离开这乱哄哄的营地。想到自己将要知道炭爪的生死，他心里开始怦怦直跳。

“黄牙！”他喊道。

黄牙急忙从炭爪的小窝里跳出来，对他说：“嘘！她好不容易才睡着。昨晚她的病情很凶险。在她苏醒过来之前，我不能给她服用罂粟籽止痛。”

火心松了口气，腿一软，问道：“她不会死吧？”

“几天之内我还不能肯定。她受的是内伤，而且一条后腿严重骨折。”

火心急切地问：“但那条腿会好起来的，是吗？她还能在绿叶季到来之前进行训练吗？”

黄牙摇了摇头，眼睛里充满同情：“火心，无论怎样，炭爪都不可能成为一名武士了。”

火心的脑袋里嗡的一声。由于睡眠不足，他原本就有些头昏目眩，而这个噩耗更抽走了他身体里的最后一点儿力气。炭爪是他收的第一个学徒。当初命名仪式时的情景像无数根针刺痛他的心——炭爪的兴奋、霜毛作为母亲的骄傲——火心心里空荡荡的，随后问道：“霜毛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她一直待到天亮才离开，她现在回育婴室去了，还有其他幼崽等着她照顾。我去叫一名长老来陪炭爪，她需要保暖。”

“让我来陪她吧。”火心走到炭爪休息的小窝边往里瞅，只见她身体不停地扭动，呼吸十分急促，似乎睡梦当中也在进行着一场战斗。

黄牙轻轻地和火心对触了一下鼻子，小声说：“你该去睡觉了。我来照顾她好了。”

火心站在原地没有动，脱口而出：“蓝星又失去了一条性命。”黄牙眨了眨眼睛，然后仰天望着星族。虽然她没有说话，但是火心从她眼中看到了非常痛苦的神色，于是小声问：“你知道了，是吗？”

黄牙低下头看着他的眼睛：“你是说蓝星仅剩一条性命这件事吗？是的，我知道。这种事瞒不过巫医的眼睛。”

火心想起虎掌，问：“族里其他猫也能看出来吗？”

黄牙眯缝起眼睛，说：“不能。她的这条命并不比前几条虚弱。”

火心感激地冲她眨了眨眼睛。

黄牙说："你现在想吃些罂粟籽助眠吗？"

火心摇了摇头。虽然罂粟籽能令他美美睡上一觉，但如果虎掌报告的情况属实，那么影族就真的是在准备对雷族的边界发动攻击。在这种时候，他不想使自己的头脑变得迟钝，也许营地还需要他来守卫。

灰条已经回到了武士巢穴。火心并没有理他，仍对他昨晚不辞而别的行为很生气。火心默不作声地走到自己的窝铺旁，卧在上面蜷起身体开始舔梳皮毛。

灰条抬头看了看他说："你回来了。"他欲言又止，似乎还想多说些什么。

火心停止舔前爪，看着灰条。

灰条低声质问他："你去警告银溪，让她别和我见面了？"在巢穴另一边的柳带睁开一只眼睛瞅了一下，然后又合上了。

灰条压低嗓门，恨恨地说："别插手这件事情，听到没有？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我都要和她继续好下去。"

火心鼻子里发出哧的一声，眼里闪过一丝怨恨的神色。他和银溪的谈话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他几乎都忘记了。但他忘不掉自己在需要灰条帮忙寻找炭爪的时候，他的朋友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火心气呼呼地将头枕在前爪上合上双眼。炭爪正在生死边缘上挣扎，而蓝星也只剩下一条性命，他已经仁至义尽了，灰条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第九章　漫漫秃叶季

第二天早上，阳光透过树枝间隙照进营地。火心醒来时灰条的窝里早已空空如也。由于昨日悲伤过度，火心起来时仍感到浑身疲惫。他朝巢穴外看去，只见积雪堵住了洞口，几乎与他的双肩齐平。

往日闹哄哄的营地此时鸦雀无声。火心看见柳带和半尾在空地的另一边小声交谈，鼠毛正叼着一只兔子在雪地里吃力地向猎物堆走去，她停下来打了个喷嚏，然后又向前迈出脚步。

火心抬起一只爪子放在略微结冰的雪面上。起先他还感觉到雪面挺结实，但稍加用力，雪面上的薄冰咔嚓一声裂开了，他的腿立刻便没进雪里，冷得他倒吸了口凉气。他哧的一声喷出鼻孔里的雪，抖了抖脑袋，仰起下巴向前跳。可这么一来他在雪里陷得更深了。他拼命挣扎，内心充满恐惧，感觉自己好像就要被雪淹没了！忽然，他脚下踩到了实地，原来是到空地边缘了。空地上的雪仅仅到他的膝盖。火心浑身瘫软地坐在地上，松了口气。

当他看到灰条正向他走来时，心里又有些紧张起来。由于身上长了厚厚的毛，灰条似乎并不在意这阴冷潮湿的天气。他一脸悲伤地走过来对火心说："你听说蓝星的事了吗？绿咳症夺去了她一条性命。"

火心不耐烦地竖起耳朵。他原本昨晚就该把这件事告诉灰条的。他不客气地说："知道，当时我就在她身边。"

灰条惊讶地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火心气呼呼地说："你昨晚可是显得不怎么友好啊，你不会忘记了吧。况且，如果你还把半点儿武士守则放在心上的话，你自然会知道本族里发生的事情。"

灰条的耳朵动了动，不自在地说："我刚刚去看过炭爪了。我很遗憾。"

"她怎么样了？"

灰条回答："看起来很糟糕。不过黄牙说目前仍不能轻易下结论。"

火心焦急地站起来，想要亲自去看望他的学徒。

灰条安慰道："她现在睡着了，霜毛在陪着她。黄牙不想让别的猫再去打扰她。"

火心不由得心里发怵。他该怎样对霜毛说炭爪之所以去雷鬼路都是由于自己的疏忽呢？火心本能地将头转向灰条，想寻求一些心理慰藉，却看见灰条正踏着雪向育婴室走去。火心看着他的朋友消失在育婴室后面，恨得牙痒痒。

那只得白咳症的幼崽的母亲纹尾走到火心面前，用鼻子冲着武士巢穴扬了扬问："虎掌在里面吗？"

火心摇了摇头。

纹尾说："育婴室里流行绿咳症，纹脸的两个孩子都病倒了。"

"绿咳症！"火心倒吸了口冷气，一惊之下从愤怒中清醒过来，"他们会死吗？"

纹尾轻轻地说："也许吧。绿咳症总是在秃叶季流行。"

火心争辩道："我们一定能找出治疗的方法来！"

纹尾回答："黄牙会尽她的最大努力，不过这种事最终还是要听凭星族的安排。"

看着纹尾转身回到育婴室，火心感到肚子里升起一股难以言状的怒火。发生了这么多不幸的事，这个族群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呢？突然之间，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离开这个营地，逃离这片令族群里其他的猫们麻木不仁的阴郁空气。

他跳起身漫无目的地闲逛着，走过空地，穿过金雀花通道进入森林。他吃惊地意识到自己正本能地向训练沙坑走去。他想到自己现在原本应该在训

练炭爪，这种想法使他的内心受到难以忍受的煎熬。他正要转身换个方向，忽然听见白风和蕨爪的说话声。白风一定是在火心睡觉的时候带着蕨爪出来训练了。难道就没有谁停下手中的活儿，为蓝星失去的那一条性命表示哀悼吗？火心感到嗓子眼儿里堵得厉害，他强压怒火继续跑，只想离开营地，越远越好。

最后，他在松林里停下脚步，大口地喘着气。在雪里奔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松林里的宁静使他的情绪渐渐平复。即使是鸟儿也停止了歌唱，火心感到自己似乎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生物。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任凭一棵棵树从身边擦过。就在他走路的过程中，他的头脑开始逐渐清醒过来。炭爪的事他爱莫能助，灰条的事他也无能为力，但是他能够帮助黄牙击败绿咳症。他能再多采些猫薄荷回去。

火心换个方向朝他做宠物猫时的老家走去。他穿过橡树下的灌木丛来到两脚兽地盘。他跳上围栏，将围栏上的一绺积雪碰进花园，积雪在地上摔成松松散散的一片。火心从围栏上往花园里瞅，瞅见一些脚印，那些脚印比猫的要小。想必是松鼠来这里觅食了。

没过多久，火心便采了一满嘴的猫薄荷。这些猫薄荷在雪天存活不了，他必须尽可能多采些，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采摘的机会了。

火心嘴里塞满了猫薄荷，朝两脚兽门口的门帘望去，想知道他的两脚兽主人是否仍然住在里面。它们一向对他很好。他出生后的第一个落叶季就是在它们的屋里度过的。与残酷的雷鬼路和绿咳症相比起来，那里面温暖而又安全。

他暗暗自责：自己一定是被猫薄荷的气味搞昏头了。他穿过花园轻轻跳上围栏。虽然他的脑子里都是对两脚兽老家的回忆，但他并没有感到不安。他真的想要那种舒适安逸的生活吗？当然不会！火心尽力不去想这些事情，但此刻他也并不急于返回营地。

他忽然想起了公主。

火心顺着森林边向公主所住的花园走去。等远远能望见花园时，他在雪地里刨了一个小洞将猫薄荷放了进去，然后在上面覆盖些落叶。他气喘吁吁

地跳上围栏呼唤姐姐的名字，接着就又跑回树林静静等候姐姐的到来。

脚下的雪冻得他四肢生疼，因此他只得不停地来回走动。他告诉自己：也许她已临盆，也或者是被关在屋里了。几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好不容易说服自己今天先不见姐姐，这时姐姐的声音传了过来。火心激动得打了个激灵。她的肚子已经瘪了下去，公主一定是生下幼崽了。

随着公主走近，他嗅到她身上的气味，感觉是那么温暖。他说："你生了！"

公主轻柔地和他对触了一下鼻子说："是的。"

"顺利吗？孩子们都还好吧？"

公主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眼里充满了喜悦，她说："很顺利。我生下了五只健康的幼崽。"火心舔了舔她的额头。她又说："我没想到能在这种天气里见到你。"

火心告诉她："我来找些猫薄荷。营地里现在正流行绿咳症。"

公主担心地问："是不是你们有许多猫都病了？"

“到目前为止有三个。”火心迟疑了一下，然后哀伤地说，“我们族长昨晚又失去了一条性命。”

公主重复了一句：“又一条性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原来以为猫有九条命不过是个传说罢了。”

火心解释道：“因为蓝星是族长，所以星族赐给她九条命。”

公主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这么说，那个传说是真的？”

“只有族长有九条命，其他猫只有一条，就像你和炭爪一样……”说到这里，火心的声音戛然而止。

公主一定是听出了他话音中的悲伤，问：“炭爪？”

火心看着她的眼睛，开始向姐姐倾吐苦水：“就是我的学徒，昨晚她在雷鬼路被撞伤了。”他回想起看到炭爪那血淋淋的身体时的情景，声音变得沙哑起来：“她伤得很重，有可能活不过来了。况且即使她能活下来，也不能成为一名武士了。”

公主凑近触了触他说：“上次你来说起她时，我就知道你非常疼爱她。她似乎活泼而又有趣。”

火心大声说：“这次意外本不该发生的。原本是我去和虎掌会面。他要蓝星去，但蓝星病倒了，所以我自告奋勇代替她去。但我要先采集猫薄荷，于是炭爪就代替我去了。”公主神色紧张，火心飞快地继续说：“我告诉过她不要去。但如果我是一名更好的老师，她也许就听我的话了。”

“我敢保证你是一名好老师。”公主安慰他，但他根本听不进去。

他愤愤不平地说：“我真不明白虎掌为什么想和蓝星在那么危险的地方见面！他说那里有影族入侵我们领地的证据，但当我赶到时，那里根本就没有影族的气味！”

公主猜测道：“这会不会是个圈套呢？”

火心看着姐姐充满疑问的眼神，好奇地问：“为什么虎掌想伤害炭爪呢？”

公主指出：“他原本是叫蓝星去的。”

火心的毛一下子竖起来。他的姐姐会不会真说中了呢？虎掌原本是召唤蓝星去那条狭窄的雷鬼路边缘的。当然，即使是虎掌也不会故意要加害族长的！火心努力不去想这件事。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不知道。现在的

情况很混乱，甚至连灰条都不理我了。”

“为什么呀？”

火心耸了耸肩膀说：“事情太复杂，不太好解释。”公主挨着他的身子在雪地里卧下来。火心心情郁闷地继续说道：“现在我就像是个局外猫，差别并不是轻易就能抹除掉的。”

公主困惑地说：“差别？”

“我是宠物猫出身，而他们是族生猫出身。”

公主说：“你在我眼里就像是一只族生猫啊。”火心感激地冲她眨了眨眼睛。她继续说：“但是如果你在族群里生活得不快活，就过来和我一起住。我的主人会照料你的，我敢保证。”

火心眼前浮现出一幅宠物猫生活的画面：温暖、闲适而又安全。但是他忘不掉自己当初从花园里眺望森林的景象和梦中森林里的情景：微风吹乱了他的毛，带来了老鼠的气味。他坚定地摇了摇头说：“谢谢你，公主。但我现在属于我的族群，生活在两脚兽的屋里我永远都不会快乐的。我会怀念森林的气息，怀念在银毛星带下的露宿，怀念捕来猎物和族群共同分享时的乐趣。”

公主两眼放光。“听起来是一种很美的生活啊。”她害羞地低下头看着爪子说，“有时我也眺望森林，想象在里面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火心站起来：“这么说你理解我的话喽？”

公主点点头说：“你现在要回去吗？”

“是的。我必须趁着猫薄荷还新鲜，把它们交给黄牙。”

公主抻长脖子用鼻子顶了顶火心的侧腹说：“也许下一次你来的时候，我的幼崽们已经长大，能够来见你了。”

火心激动地说：“希望如此！”

他转身离去，公主在他身后喊道：“多多保重，弟弟。我不想再次失去你。”

火心保证道：“不会的。”

白风看见火心衔着满嘴的猫薄荷走进营地，称赞他说：“想得真周到，火心。”

回家的路上，火星一直在流口水，以至于他生怕在半路上再看到地上长

着猫薄荷。不过，他现在比离开营地时心情好了许多。他的姐姐顺利产下幼崽，而他的头脑也恢复清醒了。

他向黄牙的巫医巢穴走去，这时虎掌走了过来。

虎掌一脸怀疑地说："又去采猫薄荷了？我刚才还在奇怪你去哪里了。这些猫薄荷就由蕨爪送到巫医巢穴吧。"

蕨爪正在帮忙清扫空地上的积雪。

虎掌冲他喊道："过来把这些猫薄荷给黄牙送去。"

蕨爪点了点头，立刻跑了过来。

火心将猫薄荷放在地上，对虎掌说："我想去看看炭爪。"

虎掌大声说："先等等。"等蕨爪叼起猫薄荷离去后，他对火心说："我想知道灰条在哪里。"

火心感到皮毛下一阵发热。他看着虎掌的眼睛回答说："我不知道。"

虎掌冷冷地和他对视着，眼里充满了敌意。他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你看到他时，告诉他去那根橡树干那里接受隔离。"

火心望着那根倒在地上的橡树干说："去黄牙原先的巢穴里面吗？"黄牙第一次来到雷族营地时，被看作是被影族驱逐的猫。雷族当时就安排她在那里居住。现在，迅爪和纹尾的那只虎斑猫幼崽正在那里接受隔离。

"得了白咳症的猫在病好之前都要去那里接受隔离。"

火心争辩道："但灰条仅仅是着凉而已。"

虎掌回答："着凉也够糟糕的。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得了绿咳症的猫都去巫医巢穴住了。我们必须阻止这种疾病继续传播。"在虎掌的眼里看不到丝毫同情的神色，火心想知道他是否将生病当作软弱的象征。虎掌补充说："这全是为了族群着想。"

"是，虎掌。我会通知灰条的。"

虎掌警告他说："还有，别靠近蓝星。"

火心不服气地说："她的绿咳症已经好了。"

"我知道，但她的巢穴里还残留有病菌。我不能让任何一名武士病倒。白风告诉我说河族的气味距离营地这边越来越近了，他还告诉我今天蕨爪的训练是由他来代教的。我希望你明天能接手蕨爪的训练。"火心点点头说：

“现在我能去看炭爪了吗?”

虎掌盯着他。

火心有些生气地补充说：“我怀疑黄牙是否将她和那些得了绿咳症的猫安排在一起住了。我不会被传染上的。”

虎掌点点头说：“很好。”说完，他转身离去。

在空地中央，火心遇见了蕨爪。蕨爪告诉他：“黄牙对猫薄荷的事情很是感激。”

火心说：“满意就好。顺便说一下，明天我教你捕鸟术，我希望你做好爬树的思想准备。”

蕨爪兴奋地说：“太好了。明天在沙坑见。”

火心点了点头，继续向黄牙的巫医巢穴走去，迎面便看见纹脸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他们正躺在一个蔓藤围成的窝里，不停地咳嗽，又是鼻涕又是眼泪。

黄牙上来招呼说：“谢谢你采来的猫薄荷，我们正需要呢。团毛也得绿咳症了。”说着她的鼻子朝另一个窝扬了扬。火心看见那只黑白相间的老猫赫然躺在里面。

他回头瞅着黄牙问：“炭爪怎么样了?”

黄牙叹了口气，说：“她早些时候醒过一次，不过没多久便又昏迷了。她的腿化脓了。唉，我想尽了所有方法，剩下的就要看她自己了。”

火心走进炭爪的小窝，看见她在昏迷中还偶尔抽搐两下，那条伤腿软软地搭在一边。火心打了个寒战，忽然害怕他的学徒会因为忍受不住伤痛的折磨而死去。他转头瞅瞅黄牙，想从她那里得到一句踏实话，却见她只是垂着头坐在那儿，一脸筋疲力尽的样子。

黄牙突然抬起头看着他，问道：“你觉得如果斑叶在这里，能治好这些猫吗?”

火心心里一颤。在他的潜意识里，似乎斑叶仍在这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还记得乌爪在同河族战斗之后，斑叶是如何迅速治好他肩膀上的伤；还有，在黄牙刚来到雷族时，她是如何细心叮嘱他照顾好黄牙的。接着，他瞅了瞅黄牙，看见岁月的沧桑竟压低了她的肩头。他对黄牙说：“我敢肯

定，即使斑叶在这里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这时，一只幼崽哭了起来，黄牙连忙过去查看。火心探出身体，用鼻子顶了顶黄牙的侧腹。黄牙感激地冲他点了点头。于是，火心朝金雀花通道走去。

前来看望女儿的霜毛出现在金雀花通道的入口处。当两只猫接近时，火心抬头瞧了瞧她。霜毛悲伤的眼神使他心如刀绞，他唤道：“霜毛?”

霜毛停下脚步。

火心声音颤抖着说：“对……对不起。”

霜毛迷惑地问：“对不起什么?”

“我本该阻止炭爪，不让她去雷鬼路的。”

霜毛盯着他，脸上除了悲痛再没有别的异样神情。她小声说：“我不会怪你的。”然后她低着头向巫医巢穴走去。

灰条回来了，他坐在荨麻丛边正津津有味地吃一只水老鼠。

火心走过去说：“虎掌让你和得了白咳症的猫们一起进行隔离。”他想起虎掌向他质疑灰条去向时的情景，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怒火。

灰条的情绪不错，回答说：“没有那个必要，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今天

早上黄牙彻底把我治好了。”

火心凑近灰条细看，看见灰条的眼睛又恢复了明亮，鼻涕也都结成了痂。如果在平时，火心肯定会取笑一番，说他的样子就像影族的巫医奔鼻。但现在他则生气地说：“虎掌已经注意到你经常不在了，你好自为之吧。你就不能离那个银溪远一点儿，至少暂时别去见她不行吗？”

灰条停止咀嚼，怒气冲冲地盯着火心说：“你为什么不在自己的事情上多操点儿心呢？”

火心鼻子里发出哧的一声，沮丧地闭上眼睛。他该拿他的这个朋友怎么办才好呢？他不由得想问灰条，问他除了自己的事情还关心别的吗！灰条还一直没有问过炭爪的伤势怎样。

火心的肚子饿得咕咕作响。他在猎物堆里拣了一只麻雀，走到营地的一个角落独自进餐。他想起了远在两脚兽地盘的姐姐和她的孩子们。火心朝营门外望去，渴望着能够再次见到姐姐。

第十章　突袭准备

接下来的几天，火心一直在与自己想去拜访姐姐的念头做斗争。他十分渴望能和他的宠物猫亲戚在一起，这种想法令他坐立不安。为了抑制这种想法，他将全部的精力都用来狩猎，增加猎物的储备。

这一天下午他收获颇丰。在傍晚返回营地时，他一共捉到了两只老鼠和一只燕雀。他将老鼠埋进雪窖里，那只燕雀则留下来当作晚餐。

吃完饭后，他看见白风向他走过来说："明天早上我想让你和沙爪一同巡逻。我们嗅到猫头鹰树附近有影族的气味。"

火心紧张地重复了一句："影族？"也许虎掌确实发现入侵者的踪迹了。"明天我还要带蕨爪出去训练呢。"

白风说："现在灰条不是好些了吗？他能带蕨爪去训练。"

火心想：对呀！也许训练学徒能使灰条顾不上再去找银溪了。不过如此一来，他就得和沙爪去巡逻。火心忍不住想起当初他阻止沙爪和那名河族武士在峡谷旁搏斗时，沙爪怒视他的目光。火心问："就我和沙爪吗？"

白风惊讶地看着他，回答说："沙爪比一名武士差不了多少，而你也能照顾自己。"

白风显然是误会了火心的忧虑。火心不是害怕敌猫的攻击，而是害怕沙爪像尘爪那样恨他。但他没有加以辩白，而是问道："沙爪知道吗？"

白风说："你去通知她吧。"

火心暗暗叫苦不迭。他可不觉得沙爪听这个消息会高高兴兴的，但他没有再做争辩。

白风略一点头后转身返回武士巢穴。火心叹了口气向沙爪走去，沙爪和其他几名学徒正坐在一起。

火心不自在地说："沙爪，白风让我们明天早上去巡逻。"

他等着沙爪发出愤恨的嘶声，谁知她却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说："好

的。”这一下，即使是尘爪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火心惊讶地说：“那……那好，明天早晨见。”

沙爪说：“早晨见。”

火心决定把沙爪不再敌视他的好消息告诉给灰条听，这也许是他和灰条言归于好的机会。此时，灰条正在荨麻丛旁和奔风说话。

奔风冲走近的火心打招呼说：“嘿，火心。”

“嘿。”火心期待地瞅了瞅灰条，却见他将头转向一边去看营地外的围墙。火心心里一沉，他低着头回到自己的小窝。他简直现在就想离开营地去巡逻了。

第二天清晨，火心走出巢穴，看见天空在朝阳的映衬下，显出淡淡的粉红色。

沙爪正在金雀花通道外等他。

“哦，嘿。”火心打了个招呼，感觉有些尴尬。

沙爪平静地回答：“嘿。”

火心坐下来，建议道：“我们等夜班巡逻队回来再走吧。”

他们默不作声地坐着，直到听见巡逻队归来时发出的沙沙声。是白风、长尾和鼠毛回来了。

火心问：“有没有影族的踪迹？”

白风忧郁地回答说：“我们绝对发现了影族的气味。”

鼠毛皱着眉头说：“事情很奇怪，总是同一股气味。影族每次派出的巡逻队肯定都是由那几只猫组成的。”

白风建议道：“你们两个最好检查一下河族的边界，我们没有顾得上去那里。多加小心，记住，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你们的任务只是检查他们是否又来我们的领地里狩猎了。”

火心说：“是，白风。”沙爪尊敬地点点头。

火心带着沙爪爬出沟，他说：“我们先去‘四棵树’，然后再沿着边界去松林。”

沙爪说：“听起来不错。我还没有见过雪后的‘四棵树’呢。”听她的语气似乎是认真的，不是在挖苦火心。

他们爬到沟上，火心决定考考她："现在该往哪边走呢？"

沙爪不服气地说："你以为我不认识去'四棵树'的路吗？"火心顿时后悔不该用老师的口吻对她说话。他看见沙爪的眼睛里并没有显露出愠色，才稍稍放心。沙爪不再多说，径直跑进树林，火心急忙跟在后面。

再次和别的猫在树林间奔跑使火心感到十分惬意。他不得不承认沙爪的速度确实很快，她一直领先火心几步远。这时，有一棵树倒在地上挡住去路，沙爪一跃而过，消失在树后。

火心跟在后面也是轻轻一跃跳了过去。他刚一落地，就发觉身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撞来。火心被撞得在雪地里连打了几个滚才站起来。

沙爪站在他面前笑嘻嘻地对他说："吓吓你！"

火心童心大起，嘴里发出嘶嘶声向她扑了过去。虽然沙爪的力气很大，可火心在个头上占优势。最终，他将沙爪牢牢地按倒在雪地里。沙爪向他抗议道："快起来，大块头！"

"好的，好的。"火心放开她，"是你先挑起战争的！"

沙爪坐起来，身上沾满了雪。她说："你的样子就像刚刚遭遇了一场暴风雪。"

"彼此彼此。"他们抖去身上的雪。火心说："走吧，我们继续赶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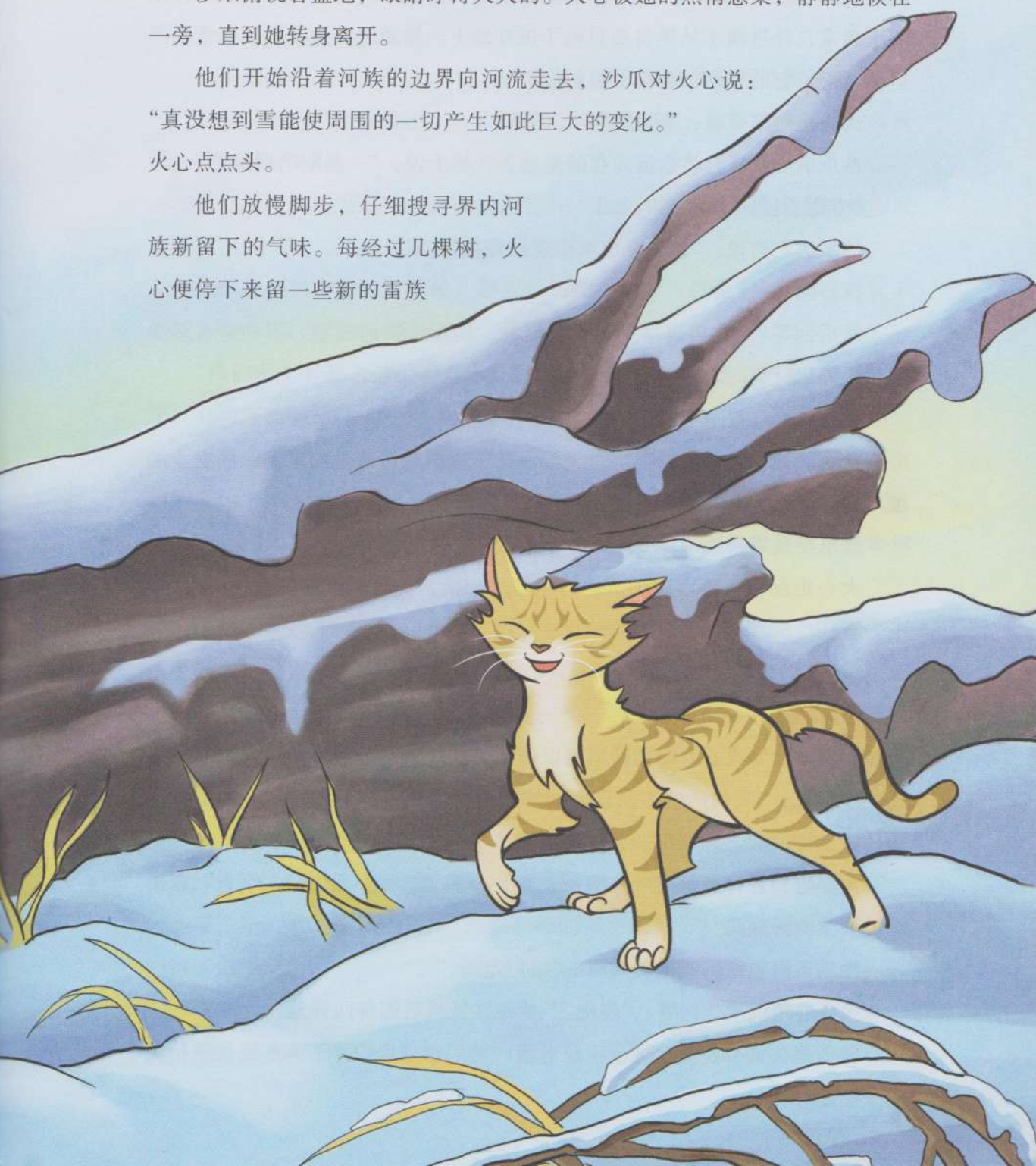
他们肩并肩来到“四棵树”所在的盆地边。天空呈现出一片乳蓝色，淡淡的阳光照亮了盆地，四棵光秃秃的橡树站在盆地里，树枝上挂满了冰霜，在阳光的照耀下璀璨生辉。

沙爪俯视着盆地，眼睛睁得大大的。火心被她的热情感染，静静地候在一旁，直到她转身离开。

他们开始沿着河族的边界向河流走去，沙爪对火心说：“真没想到雪能使周围的一切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火心点点头。

他们放慢脚步，仔细搜寻界内河族新留下的气味。每经过几棵树，火心便停下来留一些新的雷族



气味标记。

沙爪走在前面，忽然刹住脚步，小声问："想吃些点心吗？"火心点点头。沙爪俯低身子，开始在雪地里匍匐。她一步一步缓慢地挪动身体。火心顺着她的目光看见灌木丛里有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随着一声低嘶，沙爪跳了起来，扑进灌木丛里将那只兔子按在地上。接着她将兔子向前一推，一口便结果了它的小命，动作干脆利落至极。

火心跳过来夸道："干得漂亮，沙爪！"

沙爪满心欢喜，将余温尚存的猎物丢在地上说："一起吃吧！"

"多谢了！"

沙爪边吃边说："这就是出来巡逻的好处。"

火心问："什么？"

沙爪回答："你可以享受捉到的猎物，而不必带回族里。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外出狩猎的时候差点儿就饿死在外面！"

火心被她逗得咯咯直乐。

吃完后他们继续上路，绕过太阳石又进入树林。当他们来到长满灌木的坡岸上时，火心暗暗祈祷别遇见灰条。

沙爪突然兴奋地说："看！河水……结冰了。"

火心想起灰条落水前炭爪说的也是这句话，连忙斩钉截铁地说："不能下去看！"

"没那个必要。在这里一样看得清楚。我们现在回去把这件事向族里汇报吧。"

"为什么？"火心不清楚沙爪何以如此兴奋。

沙爪说："我们的巡逻队现在能够去河对面了！我们能进入河族的领地偷一些猎物回来，大家有来有往嘛。"

火心感到脊背上掠起一阵寒意。灰条会怎么想呢？而他又怎么忍心攻击忍饥挨饿的河族呢？

沙爪不耐烦地围着他转圈圈："咱们走吗？"

火心心情沉重地回答："走吧。"他跟在沙爪后面奔回营地。

沙爪跑在火心前面穿过金雀花通道。他们在空地中停下脚步，虎掌抬头

看着他们。

火心听到身后有声音，回头去看，是灰条和蕨爪正从营门口进来。

高岩下传来招呼声："火心、沙爪，巡逻发现什么了吗？"

火心看见蓝星高高地仰着下巴，尾巴卷过来盖住前爪，神气十足地坐在那里，心里感到一阵轻松。

沙爪跑过去，脱口说道："河面冻住了，我们现在能轻松地渡过河去！"

蓝星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火心看到蓝星眼睛一亮，心里暗叫不妙。蓝星说："谢谢你，沙爪。"

火心猜测蓝星想要和她的资深武士们讨论这件事，于是他走上前对沙爪小声说："走吧，我们去告诉其他猫。"

沙爪心领神会地看了看他，跟着他回到空地中。她说："今天过得真不错！"火心只是点点头，忧虑地看了灰条一眼。

"你们两个看起来过得很开心呀！"尘爪从学徒巢穴里走出来，"又淹死了一只河族猫吗？"他冲火心嘲笑道。

尘爪说完便满怀期待地瞅着沙爪。火心知道他是在等沙爪像往常一样出声附和他，但沙爪似乎没有留意尘爪的嘲笑。看见尘爪脸上闪过一丝怒色，火心感到小小的满足。沙爪说："我们发现河面结冰了。我想蓝星正在策划对河族发动一次突袭！"

这时，高岩处传来召集声，雷族众猫开始往空地集合。此刻已经是中午了，但在秃叶季，太阳很少能够升到树顶。

蓝星宣布道："沙爪和火心带回来一些好消息，河面冻住了。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向河族的领地发动一次突袭，对他们的偷猎行为以示警戒。我们要袭击他们的队伍，给他们一个难忘的教训！"

火心想起银溪曾告诉他河族吃不饱的事情，心里左右为难。在他的周围，其他的猫们扯着嗓门大声欢呼。火心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族群有这么兴奋了。

嘈杂中，蓝星高声唤道："虎掌！我们武士的状态是否能够对河族发动一次突袭呢？"

虎掌点了点头。

蓝星翘起尾巴说："很好。我们在日落时分出发。"族群发出一片欢呼

声。火心一下子紧张起来。蓝星也去吗？她不会冒着失去最后一条性命的危险参加这次偷袭吧？

火心回头看了看灰条，见他正望着高岩，尾巴紧张地晃来晃去。等欢呼声停息下去，灰条大声说："今天天气似乎转暖了。河面上的冰一旦融化，我们走在上面会很危险。"

其他猫都转过头好奇地看着灰条，火心紧张地屏住呼吸。

虎掌迷惑地俯视着灰条，慢慢悠悠地说："你以往可不像这样不愿意打仗啊。"

黑条抻长脖子补充说："是啊，灰条，这可不像你。你不会是怕那些河族的坏蛋们吧？"

众猫都在等灰条如何应答，只见他烦躁不安。

尘爪低嘶着说："看起来他害怕了！"

火心的怒火腾地冒了起来，他尽量保持声音的平和："是的，他害怕弄湿了爪子！前不久灰条掉进了冰窟窿里，他不想重蹈覆辙。"

紧张的气氛立刻变成闹哄哄的一团。灰条低头看着地面，只有虎掌在那里满腹疑问地皱着眉头。

蓝星等大家安静下来后说："我要和资深武士们商量一下这次行动。"说完她从高岩上跳下，动作轻盈灵便，任谁都难以相信就在几天之前她还挣扎在死亡边缘。虎掌、白风和柳带跟着她走进她的巢穴，其他猫则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火心听见灰条在他耳边恼怒地说："我猜你现在正等着我感谢你羞辱了我呢！"

火心不客气地说："我没有那么想。不过至少你该感激我仍在为你隐瞒！"他生气地走到空地边，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

沙爪跑过来，忽闪着眼睛对他说："我们该给那些河族的猫们一点儿颜色看看了，让他们再也不敢随心所欲地来我们领地狩猎。"

火心心不在焉地回答："是的，够他们受的。"他一直盯着灰条。是他的幻觉，还是灰条确实在向育婴室靠近呢？灰条是不是想溜出去给银溪通风报信呢？

火心慢慢站起来向育婴室走去。灰条瞪着走近的火心。他们正要开口说话，就听高岩处传来蓝星的召唤。火心立刻停下脚步，但目光始终盯在灰条身上。

蓝星大声说："柳带同意灰条的看法。河面就要化冻了。"灰条扬起下巴挑衅地看了火心一眼，但火心对此并不放在心上。蓝星准备取消这次突袭！现在灰条不用在本族和银溪之间选择了，而火心也不用被迫攻击一个多灾多难的族群。

然而蓝星的话并没有说完："所以，我们将立刻发动攻击！"

火心朝四周看去——灰条脸上的胜利转眼间变成了恐惧。

蓝星继续说："我们要留下一支队伍守卫营地，我们不能忘记可能来自影族的威胁。这次突袭由五名武士负责。我留下来坚守营地。"

太好了，火心想。毕竟，她还是不准备拿自己的最后一条命冒险。

“虎掌将指挥这次行动。现在已经有黑条、柳带和长尾，还需要一名武士。”

火心脱口而出：“我能去吗？”虽然他极不情愿攻击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河族，但这样一来，灰条就没有可能被抽调去参加这次行动了。

“谢谢你，火心，你可以参加这次突袭。”蓝星看到自己的旧徒如此热心，感到十分高兴。虎掌则看起来并不十分乐意。他眯着眼睛瞅着火心，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蓝星大声说：“时间紧迫，我能嗅到暖风的气息。路上虎掌会给你们指示。出发！”

虎掌带领着黑条、长尾、柳带和火心气势汹汹地穿过金雀花通道爬上沟，直奔河族的领地。

他们经过太阳石到达敌族的边界时，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火心嗅了嗅空气——灰条和柳带说得没错，他也嗅到了暖风。此刻，乌云开始在天空散布开来。

他们顺着坡岸向河边走去，火心感到越来越不安。银溪讲述的那个绝望的故事又在耳畔响起……事到如今，难道真要这么做吗？

在两脚兽的屋里生活我永远都不会快乐。
我会怀念森林的气息，怀念在银毛星带下的露宿，
怀念捕来猎物和族群共同分享时的乐趣。

I could never be happy in a Twoleg nest.
I would miss the scents of the forest, and sleeping beneath Silverpelt,
hunting my own food and sharing it with my Clan.

——火心

没有巫医的药草知识和对伤病者的同情之心，
任何一个族群都无法长存。

重要的药物及使用方法

蛛丝（又称蜘蛛丝）

巫医用蛛丝包扎伤口，它们能止血，保持伤口的洁净。注意，在收集蛛丝时可别把蜘蛛一起带回来！

老鼠胆汁

极其难闻，是驱除虱子的唯一药物。用一小块浸过老鼠胆汁的苔藓轻压虱子，它们就会立即从猫身上脱落。使用后务必在流水中彻底清洗脚掌，别怪我没提醒你！

猫薄荷（又称荆芥）

气味芳香的绿叶植物，很少在野外出现，多见于两脚兽的花园，是治疗绿咳症的最佳良药。

罂粟籽

微小黑色种子，吃下有助于入眠，对受惊或压力过大的猫有舒缓情绪的作用。不建议哺乳期猫后服用。

上期参考答案

仓皇而逃　瑟瑟发抖　惺惺相惜　忘恩负义　沆瀣一气　虚与委蛇　面面相觑
无功而返　瘦骨嶙峋　震耳欲聋　壁立千仞　不寒而栗　无动于衷　跃跃欲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踪觅迹 /（英）艾琳·亨特著 ；赵振中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11
（猫武士 ：美绘本）
ISBN 978-7-5148-7690-1

Ⅰ．①寻… Ⅱ．①艾… ②赵… Ⅲ．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英国－现代 Ⅳ．①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78128 号

XUNZONG MIJI
（猫武士美绘本）

出 版 发 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人：孙 柱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插　　图：刘 野　　装帧设计：舒穆禄
策　　划：何强伟　　责任校对：杨 雪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印务：厉 静
执行编辑：万书源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9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5
版次：202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2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68 千字

ISBN 978-7-5148-7690-1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 010-57526069，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5

下集预告

趁雷族防守空虚之时，变成泼皮猫的断星带着同党袭击了雷族营地；影族、河族为了争夺领地联合攻击了风族。雷族派火心等武士前去支援。在战斗中，火心被河族武士攻击，而虎掌竟然视而不见……虎掌虚伪的面目下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报刊
官方旗舰店

ISBN 978-7-5148-7690-1

9 787514 876901 >

定价：15.00 元